

古文瀆編序
已酉冬余與先伯氏同在公
車一時同人為文文起李長
蘅王淵士錢受之長蘅嘗言
古人為學皆以六經為源本
以史漢為波深唐宋大家書

用此法至于

國初宗潛溪惺然自是以後漸
失古素嘉靖以來文人皆造
棄六經師法秦漢而僅襲其
迹視韓柳以下蔑如也惟袁
山歸然甫操守其師說然甫

晚得一第又不名其門人
多老儒皆能推明其學者吾
年有志讀書無悞入門時諸
君咸肯其說而尤銳以為然
者洵士交之也洵士免第一
為西督部旋請立疇徘徊湖

清純序
山之間前後可十六年偶一
相見向以何為曰吾多病不
能苦心神成一家之惟取古
人著作念心者論次之吾以
義例為書生實古今道理事
勢人情物態出古人所未言

者絕少中間可喜可悲可以
治身治心推而治人者甚多
予老是心之吾間嘗窺其一
斑如深編讀編釋編大抵誦
法古人而附以己意其考鏡
詳而晰其析義易而平如歐

蘇法公作人語不知其明白
坦夷何舉其中一人一事為
向未言不曉目以恣者游士
遇一人必備其人之生平遇
一事必探其言之顛末正史
如是稱史如是忌諱如是說

斜如是因而知此者之長言
痛言激之不正言之而為
與言之而証者若何以苛議
書法至惟古人乎為必決其
至正也且中間議論儘可作
大篇短章使更而面目自可

為一家言而特附凡于古人
文字之後蓋泚士之嘉泚不
能人自居作者如向氏之于
莊鄰氏之于五經本可孤行
而自托于注云爾韋編刻于
吳中源編泚編今刻于楚今

季友泚士以泚編向序于余
曰此書之刻于楚也且牙已
之江陵法曹參軍也子厚系
州司官也永并夷陵官也子
暉若州團練使也子固書也
襄子由書也永知岳八人中

六書仕楚而名於少長于阨
學成取大魁不隨隨公固楚
人也德公之高義英詞在天
壤並而况乎吾所化之國
乎曷以

聖明加嘉學以崇強黜浮泚士

以舊學起田間為諸士師而
首推八家以以造士者誅為
甚焉來於而泚士之嘉不也
于此友諸家之學咸本于六
經泚士善曰為今士習而責
之以通經學古宜未可為吾

始而之也耳諸士甚困足弱
而進之也二十三年人子強
行友朋踪跡不棄後素游士
獨能推良友未竟之學啓迪
多士生嘉不可言也而
言之無如余正故不翁而為

之序

癸酉秋日年友第蔣允儀
題于鄭重之安此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文瀆編序

修辭家曷嘗不以六經爲
的哉蓋道寓於文而後章
文固緯道之物也六經皆
文也道也而文體之盛衰

世道之窳隆繫焉故君子
負救世之責者則亦以文
之弊焉是憂然有其意而
無其位雖命令甚力而卒
不能挽天下士壹軌於正

孰從任其咎之東吳

王公聞修先生高時菀林深
窺道秘粹白淵冲韜精獨
請徃奉

爾聖書督學余楚楚藪澤鉅麗士

古文淵編序
產其間故多瑰琦秀異之
儁顧才之奔放不難於奇
詭而能程於古昔壹軌於
正者固未易易也公乃以
嘗所選古文瀾編刊示多

士以爲修古之的已復進
多士而詔之曰文之體裁
桀鑊正大暢達則無踰於
唐宋八大家者并付梓人
說讀之而竊嘆曰夫文至

唐浸淫六代靡薊極矣而
昌黎擗然標一幟上擬孟
子戛戛乎務陳言之是去
而柳柳州抱枹鼓以應之
氣運大昌遂闖秦漢之域

學者推明其功直配平成
之烈下迨有宋復紹五代
陋習廬陵復踵韓氏起唯
以翼聖衛道爲已任大放
厥辭當時翕然尊之曰歐

陽子今之韓子也已而南
豐眉山臨川諸子相與狎
盟壇坵譬之於水餘子其
瀾而此則流于崑崙桐柏
王屋岷山者也嗣後卒無

能繼其響者蓋韓氏力遡
八代上下垂千餘季而始
一振久則不能無弊殆其
弊也歐陽氏復起一振之
斯文之運待人而興不其

然乎自宋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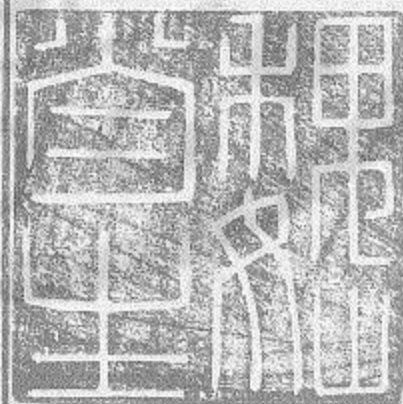
明興踰三百載扶衰起弊提衡
命令之柄舍公其誰哉楚
材信多要駕絕塵而公示
之鞭影未有不就銜檠而

遵於大道者也今文治日
烝烝願以推之寓內寧無
感聲氣而應之者耶文運
世運繇斯偕昌說雖不敏
敢不幾幾焉共天下士以

觀化成

崇禎癸酉季春望日蒲圻魏

說撰



古文瀆編小序

昔唐人有以文泉名其集者曰崖
谷結珠璣昧則可救之雲雷亢染
盛乾則將救之增志嘗愛是說而
誦焉以為循斯尚也一泉之利猶
然况其遠踰此者乎

聞脩王先生搖筆太岳洗硯湘江既
出所搜羣書以示藝士乃唐宋八
大家之書復矜慎其選增志初疑
之既有以詳之而愈知

先生之所尚益深且遠矣夫八大家
之名何以傳也燕許大手未變陳

隋之習范富既生尚有聲律之病
乃起袁之文出而柳子益見迨廬
陵出而蘇魯王諸家蔚然並起當
其時天子有中興之治又有沈浸
浩蕩之恩以至師友之厚遇父子
兄弟之奇遭皆今古所未有故此

數公者忠君愛國之心若與文章
俱進杞憂嫠愁之氣若與砥礪俱
深草木禽魚之感若與天地俱醇
音樂雜技之說若與王事俱修以
故立言之家奉為高源洪流無媿
也然則諸家之全書可讀矣選請
家之書亦可以同歸矣雖然正未
有歸也古人有既定之名則不復
求其所以然選者又有必爭之名
則據其一夫一流之或然者以求
暴白於世於是使數代文章之手
漸入童子之觀則選者咎也

先生蓋有傷焉而虛其心平其氣以
行于諸家之中有萬口一譽者未
嘗望而避之有偶然標出者未嘗
獲而自矜大約評隲必覈品次必
當汰除必嚴說在桃花源口日居
武陵之間問之舍舟之人則能語
其事貴覈也山無經水無注則終
古接于混茫及授以名號若生而
有之貴當也積石之外宜辨穴地
之津蜀岷之巔僅一濫觴之水貴
嚴也既覈既當既嚴而其大旨一
惟取夫文章流忠愛之心砥礪深

憂樂之氣即不然而兼收興會之
文要取其敦膏弘潤者為正若諸
家之俳調駢語固自曠逸姑屏而
不入洵嚴矣哉增志竊謂讀是書
者畜之為雲泄之為雨穿之為渠
浮之為漕於以望天下之乏而救
之噓珠璣于人才浴日月於盛世
其于一泉之利又何有哉
先生之以瀆名編也殆不可爭之名
也已

東甌晚學林增志謨



韓文公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李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
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
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還遷職方員外
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
諷百姓遮索軍須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
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
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
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
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
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
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
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
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
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
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
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唵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
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
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
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
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
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
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
乃季促耳皇甫湜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

內移乃改孝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
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
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
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
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禎言韓愈可惜
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

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巖兵逐之甲士陳庭旣
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
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
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
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
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
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
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用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

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
聞也衆曰弘正刺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
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
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
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
不可棄之公又圖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
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
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

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季卒季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日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佈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遞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云是季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

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
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
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
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卽施說乃反遷炎洲皇
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歿相枕藉吏刻
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
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
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
貯潛卒以橐罪士公將撻其禁斷民署吏候且護

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
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間
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
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
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栢耆口授其詞使者執筆書
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
公行狀所載畧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
功專歸栢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
僅言耆以策干愈愈爲自度爲書遣之耳

古文讀編之一目錄

韓文公集錄 有傳

卷之一

○表狀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復讐狀

論淮西事宜狀

黃家賊事宜狀

○書

上張僕射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孟尚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陳給事書

鄧州北寄襄陽于相公書

與于襄陽書

與祠部陸負外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李翺書

與崔羣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李祕論小功不祿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翱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答崔立之書

答元侍御書

答陳商書

答侯繼書

答李秀才書

答馮宿書

答竇秀才書

答昌黎山人書

答尉遲生書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卷之二

古文讀本
目錄
○序

送楊支使序

送鄭尚書序

送許鄆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贈張童子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送區册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廖道士序

送浮圖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荆潭唱和詩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燕喜亭記

新修滕王閣記

畫記

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雜著

太學生何蕃傳

丐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原道

原毀

原鬼

爭臣論

改葬服議

禘祫議

諱辯

進學解

獲麟解

師說

雜說

四首

子產不毀鄉校頌

伯夷頌

張中丞傳後叙

讀荀子

讀儀禮

讀墨子

送窮文

釋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戒

對禹問

行難

鄆州谿堂詩

卷之三

○碑文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曹成王碑

清邊龍王楊燕奇碑

平淮西碑

孝氏先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柳州羅池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烏氏廟碑銘

滎陽鄭公神道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

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肅公墓誌銘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諫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南令張君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貞雅先生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清河罷公房公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哀詞祭文行狀

獨孤申叔哀詞

歐陽生哀詞

祭田橫墓文

古文讀編
祭鱉魚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負外文

祭十二郎文

贈太傅董公行狀

古文讀編之一目錄 畢

古文讀編之一韓文公集錄之一

吳龜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叅閱男德偕做編輯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管者黃帝在位百季季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季季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季季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季季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季季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季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季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季武丁在位五十九季書史不言其季壽所極推其季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季九十七歲武王季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季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季耳其後亂亾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季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季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

為疾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季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季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况
其身歿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粢芻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粢芻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宛委餘編云。韓退之言。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八季。宋齊梁陳事佛漸謹。梁武在位四十九季。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此不足以服憲宗心也。自憲宗前。赫連勃勃畫佛于背。迫僧禮拜。爲雷震。子昌滅佛教。身死國滅。魏太武誅僧毀寺。見執人

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季晏駕。子天國亡。自憲宗後。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季崩無子。宋徽宗改佛爲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播遷之禍。余謂弁州此言當矣。以理論之。壽夭禍福。各有前緣。亦難取必。若昌黎謂古人多壽。後漸不如。則正佛書滅劫之說。

憲宗志慕長壽。當時必有謂事佛可致壽者。昌黎之諫是也。但只合云。臣觀佛教。非專爲長壽之說。帝王學佛。與愚夫愚婦不同。佛以慈悲利濟爲道。若能息兵省賦。使天下咸遂其生。卽見在佛。如崇

尚有爲原非彼教所重。夫對英主當令理勝。令謂事佛得壽。固非理。謂事佛致夭。亦豈理也哉。韓公與張籍書。不敢著書排佛。不過懼禍。不知何以輕犯人主。看來只是好名。此與潮州謝表皆非韓文之至者。以其一生大事故存之。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降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隅。待之一如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
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
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
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立日雙壯猛難計。程期颶風

鱉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
發作。臣少多病。季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
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灰亾無日。單立
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
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
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
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蹟。

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季，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

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季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至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季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灰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覓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

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昌黎一經貶謫。佞詞曲舌。可憐至此。不知所謂。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者。安在。

復讐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殊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一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久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請縣請罪詔

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云云詔流悅于
循州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季春夏已
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
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
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
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
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
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

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季乃勉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日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諤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察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

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

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鬥之際固當以盡敬爲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死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
令兇人喪氣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殊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季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季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廻軍討之。自朕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錄奏聞。

元和中，討吳元濟，公爲中書舍人。上此狀，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裴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公行軍司馬。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季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
矢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
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
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
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
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
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
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

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季前後所奏殺獲討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亾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旣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峙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此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詣山川不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

四百人曾未一季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
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成每發倍難若
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
人數糧賜均融克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
習長有守備不同容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
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
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
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

之愚。若因收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
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
諸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歿永無侵叛之
事。

讀淮西狀與此篇。公于兵機賊情洞如觀火。散客
兵募土著兩處皆然。惟其深中事情也。此篇首處
數語。古來西南夷叛服之狀。實不出此。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季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

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
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
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
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
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
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

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
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
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
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
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
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
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歿於執事之門無

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曰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公以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而有是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

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季，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甚危哉。春煠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公贈張僕射詩云：汴泗交流，隄城角，築塲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透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側身轉臂着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湯兩間暇，揮霍紛云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粗謹聲。回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此詩與此書一意。

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
覓官凡二十季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
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
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及復乎句讀
蕞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
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
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
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季

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審戚之歌。矚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

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于黷嚴尊。伏增惶恐。

李吳字令叔。趙州贊皇人。順宗立。由江西觀察使擢兵部侍郎。公與之書。按史稱吳精于吏事。然天性陰刺。韓公他日作胡少監碑。斥其富驕恃勢。然此書譽之如此。羅鶴林嘗怪公上李實書與實錄刺謬。今觀此書。公之曲筆。不獨于實也。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 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 詩之序曰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 其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 說者曰菁菁者盛也 莪 微草也 阿 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材 若大陵之長育微草 能使之菁菁然盛也 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 云者 天下美之之辭也 其三章曰 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 說者曰 百朋多之之辭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材 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
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
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
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
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季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
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竒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
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
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若也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季而學聖人
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季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

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
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
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悌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面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
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
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
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矧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

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援狁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

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

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舊注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詞于禮部，又點于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此三篇殊可短氣。初欲刪去，以公得意文，姑存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卷' and '第'.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嘗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
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
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
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

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季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旣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死矣。宰相則知子矣。如

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張子韶云：退之生平木彊人，而爲饑寒所迫，累數

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畧不知耻，何其豈其文如是，其心不如是耶。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

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關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是，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性登無已，愈再拜。

嬾真子云：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于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季矣。大曆三季戊申，至貞元十一季乙亥，退之季二十八，以宰相季表考之，是季乃賈耽廬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何人耳。且以鄉

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豈躑輩所能識哉。又云僕嘗怪貞元七季陸贄知貢舉退之及第八季贄拜相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季試于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季十二月贄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季退之于正月二月三月連上書于賈耽輩。不亦踈乎。

與孟尚書書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季，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季，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亾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亾二三故學士多老成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
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
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
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亾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歿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歿萬萬無恨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自且愈
不助釋

氏至此

十數轉

抑揚番

務如龍

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昌黎論佛，皆在禍福上立說。如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書云：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蓋此公原不知佛只是認作鬼神耳。然使能持此始終不變，亦是可敬。及觀潮州謝表，萎蕪之甚。又謁衡岳詩云：升階偃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盃琖導我擲，云此最吉。

餘難同。黃陵廟碑文云：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榘腐瓦，何其與前言相刺謬也。可見此老於利害禍福原看不破。生平強項，皆浮氣耳。蘇文忠謂歐陽永叔范景仁司馬君實皆不信佛，而生平所作盡合佛理。以三公言之，退之非其倫也。

公云：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于佛法，爲至粗。而所云外形骸以理自信，不爲事物侵亂者，乃真佛法。

也不信其道而重其人猶是此老平心服善處別傳韓公與大顛書三篇或以爲真或以爲僞今其書具在以爲僞者良是然書則僞而韓之尊大顛是眞尊大顛是眞而韓之不信佛如故學佛者未可援而入之學儒者亦未可拒而出之也

孟簡字幾道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儷譯次梵言然競于進取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關通闔寺怒其傲狠以土囊弊之翰家上變驗得遺吐突承瓘貲七百萬退之所遇學佛之人如此宜其終于強項而不下也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日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獫獯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其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日爛歿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

一箇譬喻者也
一連六箇轉換

無覩也。其歿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存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季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季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情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日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

京字慶復中大曆元季進士第貞元十九季將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貞外遷給事中公于十九季冬貶山陽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
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
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
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
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
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
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

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感動乎區
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
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
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
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
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
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
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
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
惟詳察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
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
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
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
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
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
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肖諂其上上之人負

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肖。後于恒人。閣下將求之而

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日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旣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書稱守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季時。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按史稱頔倔強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及死。擬

文淵閣
卷之一
謚爲厲。韓公與之書。凡二。皆極推譽。而此則意在
守索。豈所謂飢從謝。仁祖求食耶。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矚白是非爲已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
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
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
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手。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
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
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彼之

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而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

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菴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翱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季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

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譏娛樂爲事獨執事矜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于左右也

容齋隨筆云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

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勝。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據言云。貞元十八季。權德輿爲主文。陸儔員外通。勗。韓文公薦十人于儔。權公凡三勗。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季。皆捷。卽此書是也。考之貞元十八季。韓公方爲四門博士。儔亦以是季出刺歙州。儔不以韓公爲出位。德輿不以儔出守而終用其言。可謂難矣。梁肅薦士事。不見于本傳。而見于崔羣王涯傳。崔時甚少。而肅已薦之。真可謂知人。此書首薦者。侯喜。喜。文粹中多有。歐公集古錄云。止見黃陂一篇。悞也。餘人多不可考。較之肅。不免遜之。惟李紳最顯。歿卒以臺參事。與昌黎相惡。此又事之不可解者。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
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榮與
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季聞其至馳
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古文讀本 卷之一
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日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旣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

也。幸未歿。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季。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季。賜之以旣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

裁之度之

元和五年八月李巽爲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爲代書籍集有患眼詩自
言三季而後愈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
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
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
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
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
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
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
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

而使奔走何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
僕在京城八九季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
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
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季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
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
在下布衣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于其
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
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
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

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
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
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
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
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
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
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歿其不憂而
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
取資。則餓而歿。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
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遠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
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

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
此書作于此時。按公少卽仕宦。唐人俸入。見于他
書者。雖小官亦自給。是何至云無所取資。則餓而
歿也。上于襄陽書云。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
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尤可醜。及觀示
兒等詩。又如田舍翁。暴富貴。不勝沾沾矜詡之狀。
不知于孔門。無諂無驕之訓。何如也。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迢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此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季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佩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歛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旣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

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
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
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
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選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芻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
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
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歿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歿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
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
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
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
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
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九衰憊左車第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
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
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
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嘗爲宣州判官公與
之書然羣本傳歷官中不載

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論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
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
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
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
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
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
至者季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
疆梁之克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管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歛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刺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

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李渤字濟之。父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耻之。不肯仕。與兄涉偕隱廬山。徒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鐘。知貴于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

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失柳附章列上渤傳所載如此歿昌黎集不載此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脩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躔歿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

古文續編 卷之一
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
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于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
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
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
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
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再與鄂州樞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于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柳公綽以御史中丞出爲鄂岳觀察使亦討吳元
濟詔發所部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日朝
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事在元和七年此
書豈以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一段深中事情後
世封疆有事文臣請纓者未必乃心王室或先剋
餉以爲三窟旁觀者奮于責報狠于忌成惟恐搜
索之未盡回思韓柳一公之風遂成絕迹可發一
慨

與李祕論小功不祿書

曾子稱少功不祿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
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
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遠孫之下殤與昆弟
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
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
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
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
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戚則悲

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歿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歿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慙慙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禔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禔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凡道德統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

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禔禔輸茵反字從衣不從

禾韓公此書可謂正論然尚有未盡當看劉原父論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誇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所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
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
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如其膏
也。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之入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主。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季。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季。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
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
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待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

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季矣不知者
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
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
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
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
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旣過之猶懼不
及矧今未至固有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
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

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
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脫
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管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恃其

聲。嗷。嗷。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季。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歟。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歟。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埃。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

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歿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管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造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爲詩長于樂府仕終國

子司業籍書云執事參于戎府按韓公貞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季二十九季爲徐州推官季三十二時以尚少著書之請謙讓未遑欲待五六十是也然公季止五十七其著作亦不過原道等諸篇而已似于佛書終身未嘗寓目不知佛而強欲排佛不亦難乎

籍書畧云此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爲歡此有以累于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

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味其言亦似忠告，然博而得財，退之見之文字，初不以諱也。而籍以爲譏，亦迂矣。

答崔立之書

斯立是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俗，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季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季二十時苦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求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
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慙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
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朋足不爲病且無
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
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
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
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若上
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
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
於旣歿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
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

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公有是答、斯立官不顯、他亦無傳、而韓公推獎之、備至。

答元侍御書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祿山反有名、彌又逼致之、濟歿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刺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

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歿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
春殊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
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
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季
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
既承命又執筆以俟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情實歿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季不
得人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
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
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
之惟吾子諒察

陳商史無傳楊虞卿傳云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
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稭文志有陳商集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
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
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
會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
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
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音郁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
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

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
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
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
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
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
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
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
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
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
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
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
我謝焉。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季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旣歿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
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

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季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

所做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敢忘也。

餘冬序錄云。韓退之剝啄行。剝啄行。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季他日與馮宿書云云。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曰。

并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于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余感。韓公嘗上宰相書凡三，其他干謁之書尤多。此云不一至貴人之門，韓公嘗言不敢傲宰相，傲翰林。此云人之所趨，僕之所傲，公學聖人者也。何其言閃倏乃爾。

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若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季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季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

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躍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稱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成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對妄庸人言自處處人各有地步此篇與溫公答劉蒙言書相似。然昌黎有籠罩氣象。溫公是平實肚腸。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謂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
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
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
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
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
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

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

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惜心。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元和初。公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貞外郎。卽拜河南令。此書謂爲相公官屬五。

季送鄭涵序謂事相公于居守三爲屬吏皆指鄭
餘慶也。餘慶素知公此又小事公雖辯駁詳明然
常有餘地此皆韓公有體處。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
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
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
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
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
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
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
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

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
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
具跡表閔。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
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

古文讀編之一韓文公集錄之二

吳龍王志堅論次

友人劉承纓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偲偕做編輯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
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
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
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
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

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
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
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季冬奉詔爲
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
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
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
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
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
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
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
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與許郢州一篇同格、頗涉紆曲、以其筆高故不覺
他人恐難效、效之亦無謂。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遣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默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踈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斲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荊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鄭權、汴州開封人。新舊史傳稱其用度豪侈，乃結
權幸求鎮守，于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
多哀賞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
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回鄭注得廣州，至鎮盡以公
家珍寶赴京師，明酬恩。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

權罪。中人由是切齒。權之爲人如此。所謂爲仁不
富者何以稱焉。退之當時如俱文珍輩皆爲之贈
言不獨權也。蓋其應世之圖如此。

文勢最奇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在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

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與崔復州一篇同意、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時于頔爲節度使急于歛下故公以此爲諷然公與頔書奉之靡所不至乃欲爲之屬者效箴規何其責人以太難也。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季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季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逐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張服矢持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郊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于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季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今相國者李藩也。司徒公者幽鎮節度使劉濟也。端公者李益也。益時佐幽州公。因其來東都。序以送之。使其歸爲濟言。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楠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古詩選卷之二
執蓋言日殷大夫。今人遠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殷侑陳州人。元和八年副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爲屈。虜責其僭。侑曰。可汗唐塔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者僭也。虜憚其言。不敢逼。侑以經術進。有強直名。終忠武節度使。

唐語林云。退之有二妾。曰絳菀。曰柳枝。使鎮州。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柳巷。馬頭惟有月團團。持被一段。殆退之自道也。

送楊少尹序

管疏廣受二子以季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其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季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

從托病
生色

又一掉
更奇

雙紐更
奇

不諱

其爲賢，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歟！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揚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左斯人與。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史不立傳，而諸詩中往往有其作爲都少尹，卽其鄉也。張籍有詩曰：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家任野情。

風雅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季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機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亾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
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秣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
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
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
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

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餼人以車船，自他
罷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歿，蹄踵交道，費
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隴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若從其言，
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
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
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

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
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
爲序

舊註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
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
府故地後改振武重華後改名約預甘露之禍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
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季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季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季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季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間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謔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荆川曰只是科舉常事而叙得何等頓挫

唐制有童子科。故以是名。然童子韓公之同季。至此已有官矣。尚以童子呼之。末後一段。不啻教其子弟然。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

借從事
薦詞。作
頌美極
得休。

用譬喻
重複至
三四轉

又借從
事之言
安頓石
在却好

爲其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
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亾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徂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
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
馬幣十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
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
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
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石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

四祝詞
一段緊
一段

十季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明年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公常誌其墓。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

昌黎文
最工十
藝端

推開一
步才正
大而地
位高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溫造字簡與文宗朝終禮部尚書隱居詩話云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季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契間里少室山人

索高價。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云。常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按公詩誠有似譏諷者。蓋北山移文之類耳。如李之孤操自將。屢以言黜。而悻直不衰。溫之宣力中外。所至有能聲。惟石無所表見。然李習之以爲優于渤。韓公爲作誌。深惜其止于斯。豈真有意譏之哉。詩之爲道。着議論不得。宋人所謂詩話者。大抵皆覆瓿之物耳。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入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歿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亾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濞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此文不免爲大言無實者。開一法門。而筆力錯綜甚可喜。洪容齋云。禹咎諸人善鳴。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曰。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盲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庾氏子操瓢與尊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魏蘂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古文讀編 卷之二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依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潛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
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
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守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
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埴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恍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埴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徃徃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音歐生者。警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足音。蹙音空

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

詞足以
發難言
之情

焉若踈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
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
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
有司也庸受之愬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
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
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
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
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
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

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季必世不
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
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
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
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羈而俟其時耳抱負其
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
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
也不以關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

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突住

鹿門評大鬯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讒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舊註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皦貞元十一季登進士第。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
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閤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
後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

前二項
大丈夫
多出此
甲

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野客叢書載舊本盤谷序、高從所跋云、隴西李愿、
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
游心太清、樂仁智于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
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
博陵崔君披其文、稽其實、用是命工勒石于谷之
西偏、按此、則當時別有李愿、非西平之子也、余史
商中以韓李同時、疑爲一人、謬矣、已刻不可復、正
姑記于此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
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
考是篇、乃韓公季三十四時作、子厚少作、未必便
高古如此、不免遜席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柳之爲州，在嶺之上，溯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柳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古文彙編 卷之二
之包竹箭之美于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柳民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
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
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
志貞元十九季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

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恍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沐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猷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艸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艸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庭霹靂歌舞。戰闔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閑。烏程人。宣宗嘗召入對。御艸聖。賜紫衣。按古今論書。多不及閑。惟歐公集古錄。有一跋。僅兩句。葉石林云。惟錢彥遠家有八字。退之詩。凡言利祿處。皆津津有味。如云。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屨。滉蕩天門高。著籍朝厭妻。又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遠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所謂情炎于中。利欲

鬪進云云。殆自道也。退之以此工於文。故謂天下
一技皆然。而實未必然。至謂浮屠一死生解外膠
退之。以爲凡僧皆能爾乎。使其皆爾。則顏孟以上
人也。而又何惡焉。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
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
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
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帥惟九常侍
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
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

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諸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唐荆川曰此篇文與盛山詩序本叙事只畧用數句議論引起。

註云此謂裴均楊憑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公以永貞元年奉爲江陵法曹爲均所厚均故嘗爲寶文場養子者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晉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麗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狹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
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
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
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不以破懸

蟬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季。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韋處厚。字德載。憲宗時爲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常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杯渠。六盤石磴。七飛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胡盧治。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胸臆音劬。恣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胸臆。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
衡湘間人說云季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
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

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
誦躍卽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卽袖手辣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肯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賦欲以多窮之卽
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
口吻聲嗚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思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頽脫含譏
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
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歎
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卽
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
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
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

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卽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請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鑪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疆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甕盈。彌明皖皖無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

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

又似無足鎚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炮徐也切無計離餅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

提擎師服豈能煮藥僊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

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旁

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彌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

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

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搔

除庚切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

施行彌明

兩山墨談云韓文載石鵠聯句在列者道士軒轅

彌明其句往往崛奇高古或者謂卽退之所撰而

託名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守靜江奏

疏有云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其山曰

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

嶽道士彌明詩刺據此則知聯石鵠者果有其人

矣

艇齋詩話謂長頸高結當斷句兩漢髻皆作結東坡六長頸高結喉誤也按如此下當云喉中作楚語恐不成文矣

藍田縣丞聽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于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請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滂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歎慙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

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瀼瀼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容齋隨筆言再屈于人。當作再屈于人。引韓公寄崔二十六詩及登科記爲證。此甚是。朱注欲改屈爲出。不如洪說爲妥。至謂蜀本被崖岸爲文丞爲句。則僻矣。劉夢得酬立之詩云。健筆高科早絕倫。益知洪說有據。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歿成丘。陷者呀。歿成谷。窪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
成。愈請名之。其丘曰。英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
疾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口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夔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夔喜者比經
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值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漸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
嶺後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于山
水飫聞而猷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遂
刺石以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益欲徃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
遂十四季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璠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爲從事此邦。造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造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輓之。破缺者。赤白之。滂漉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舊注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令中丞王公爲
從事日作修閣記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
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冑之屬鏃孟簋笠筐筥鑊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季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
之所能運思蓋彙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

易也明季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亾之且二十季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申而叅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尚不忌情亦文字密處

沈明遠云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

及漢衛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與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盡其妙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退之可謂不溺于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徃徃耳剽不識其真而爲固十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翫可謂陋且愚矣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
睥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
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
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閤辨通敏
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于天子
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
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
歷十一季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

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南陽公卽張建封也。許孟容杜兼史皆有傳兼翕橫非孟容比也。然韓公爲作誌皆諱之。李博公同年進士。舊註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卽博也。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申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日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唐書蕃附陽城傳不言其所終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季有官勲棄之
來歸喪其土用手鋸衣食餘三十季舍于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
之儻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季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旣歿。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歿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矻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亾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博而自鑒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婦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日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圖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于華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百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間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嚮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惟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曰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寔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少恩哉。

文有開人以蹈襲之端者。故叔之七發，東方曼倩之客難，退之之毛穎傳是也。客難猶有唱喁，七發殆難刺鵠。至毛穎一篇，幾于畫扇矣。華華萬石之類，有愛而存之者，真逐臭之夫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卷之二

三

七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
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

前後六
段皆今
古相比
並不愈
復若宋
人如此
便排門
矣

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斷，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三反紫
稜上脊
古之字
文字錯
綜

四段突
入帝王
代古之
字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漶鬱爲之政以
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
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
之無聖人人之類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
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

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

忽斷

六段孔子代古之字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歟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鹿門評關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

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肩一承六腹一尾。

又云退之一生關佛老在此篇。然到底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退之一生以關佛老自任。此篇是其學問本領。然觀其立論。不獨二氏之旨未嘗究心。卽吾儒之道亦僅僅主張門戶而已。夫門戶峻而旨趣微。此後

世儒者之大病而退之其作備者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是爲良人矣能善是是是
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口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
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
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
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
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以衆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忘
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
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欲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欲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欲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鹿門評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摺骨裏文之至者

深于涉世粹于學道之言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
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
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
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
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
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

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遘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季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
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
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
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拆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
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
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
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
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
上嘉其行詎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
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歲冗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
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
也孜孜矻矻久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
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
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見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因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
分毫不鬆此極文家匠手處

鹿門評載。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城傳云。城爲諫議大夫。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歎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

其情強客飲。客竟不得言。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帝怒無敢言。城約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論延齡罪。帝大怒。欲抵城罪。太子救得免。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緇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

平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
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季之喪未
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
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
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
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季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

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
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
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
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
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
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
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
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季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古文讀編 卷之二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返爲之重服歟在卒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卒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闡奏者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
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日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日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日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日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管者魯立煬宮春爓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
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
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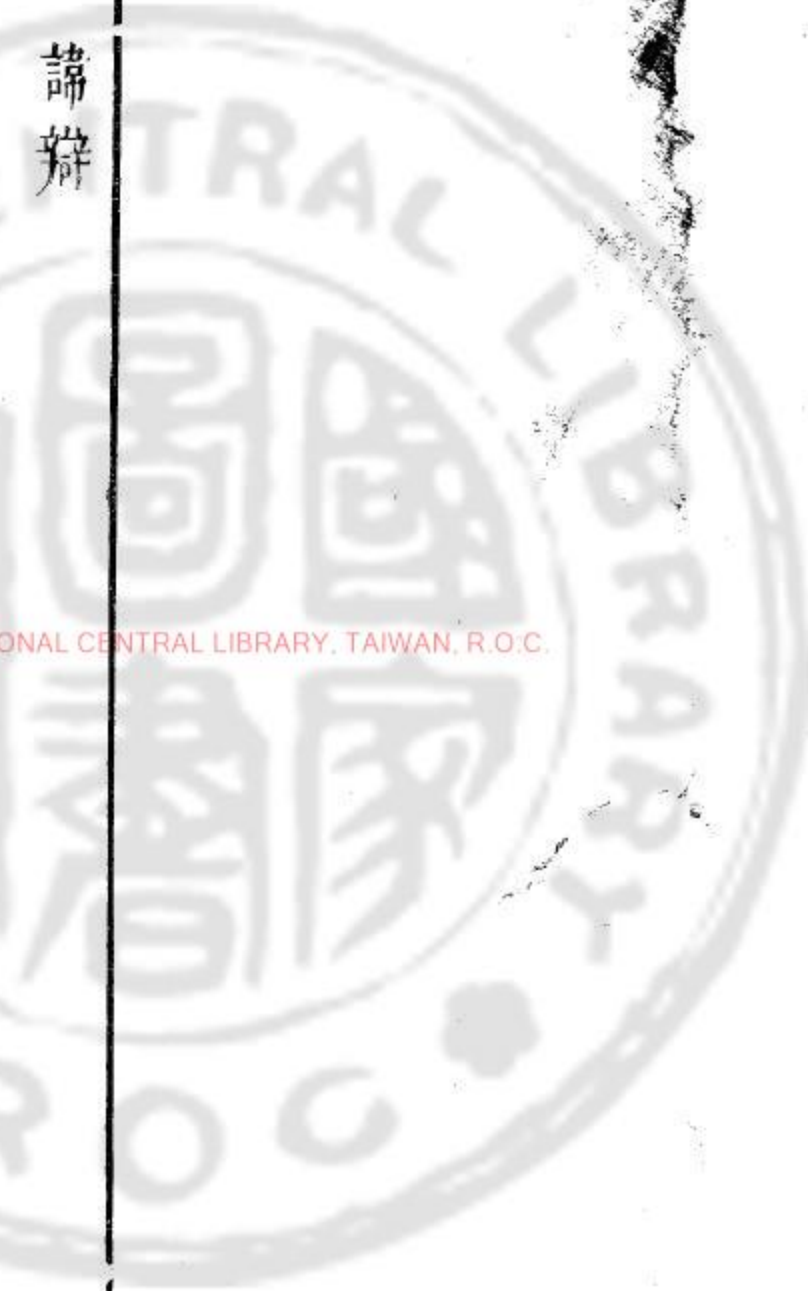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自明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甬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律

嫌名備

生一腳



自周公
作詩至
世九十
年夜作
八探可
法

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與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炆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氏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氏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許勢乘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一轉
二轉
三轉
四轉

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鹿門評此文及復奇險令人掣掉實自顯快前分
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

兵黜綴便足迷人。

韓公雖爲賀作此篇然賀卒不就舉蓋當時拘忌之嚴如此按寶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此卽當時事不知何獨嚴于賀退之此篇辯駁雄奇足洗唐俗然退之父名仲卿而不避後人亦以此議之

韓公所謂與賀爭名者不知何人劇談錄直以爲元稹餘冬序錄信之劇談云元相稹季老以明經擢第按元墓誌明經及第在德宗朝時季十五及

其以舊相節度薨年纔五十三歿則稹乃未及老一謬也稹在德宗末已爲拾遺矣元和初卽謫外劇談云元和中李賀善爲歌篇元相稹欲交賀造之賀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先後顛倒二謬也劇談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稱諱云云按稹爲禮部郎在穆宗朝賀季灋二十七其有名及其死不出元和中計稹爲禮部時賀已死久矣三謬也謹爲駁正爲微之雪寃于地下

太祖名虎太宗各世民代宗各內玄宗各隆基故云

不聞諱潛勢乘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油具罪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幸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季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苾苾獨旁搜
而達紹障百川而東之。迥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
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
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借屈聲牙春煠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閱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爲長通于方左右其宜

先生之于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
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季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孺寒季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歿何禪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本爲
桷榑榱侏儒椳闑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
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區。氏。之。不。以。杙。爲。楹。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季。欲。進。其。豨。苓。也。

此文爛熟人口然是客難之出藍者故存之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歟。麟之為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
 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感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音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謏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

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贈之

退之作師說抗顏爲師子厚不敢當韋中立之請或謂退之非好爲人師者當時之人歸韓公不歸子厚故子厚云歎及觀退之與陸修書薦十人不

出五季皆捷。因思退之門牆之盛，亦爲此耳。使永州司馬亦能薦士于主司，則走者如市矣。世人之眼，豈足軒輕二公哉。

公知名箴云：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然則公之爲師，後亦悔之矣。

雜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凡六節
轉換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甲峯語
歸存一
段以脉
喻戒定

慧與此
正同出
世用世
理則一
耳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歿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聲。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

古文讀本 卷之二
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造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季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竊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亾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古文讀本 卷之二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矣

荆公伯夷論辨無咎馬事大抵謂伯夷歸文王時

春秋已高或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又曰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此亦一見但其文則不如昌黎達矣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爾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亾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誣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亾，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目校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人男兒，死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從
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
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
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
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
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

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
其心與巡同季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歿時季四
十九嵩貞元初歿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
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
云

巡既歿議者罪巡以食人甚巡以死守睢陽人媚
其功以爲降賊翰少與巡善爲立傳表上之肅宗
感悟而巡大節白于世歐陽公張中丞傳跋云以
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

列傳最爲踈畧今翰所撰世亦少矣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泐襲不同。復
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
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
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
撮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
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
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爲孔墨。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
爲船載糗輿糝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
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屏息潛聽如
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嚶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
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季餘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
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季
朝糞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于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間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黷臭香糗
糗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旣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
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羹轉喉觸
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
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
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必妍利
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
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
我與詭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

古。文。滄。編。卷。之。二。
舛。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頭。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
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
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
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飶。于。肥。甘。慕。彼。糠。
糜。天。下。知。子。誰。過。于。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張文潛云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
逐貧矣楊賦世傳者少容齋二筆載之果不如此
篇

釋言

元和元季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
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
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見相國者或立語以

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敬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災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

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

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

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子，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適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旤。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一 制結

宰相者、鄭綱也、翰林學士者、李吉甫也、中書舍人者、裴垪也、同遷于南者三人、張署、李方叔、及公也、按此篇視權勢甚尊、視禍福甚重、視人言甚可畏、其付之不辨、非真不辨、乃其深于辨耳、若退之者、可謂工于涉世者矣、

歸熙甫懼讒云、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于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于相國者、又有讒于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

惡于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扁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於屈強之間而不能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

華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懸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

怯之資殊也日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

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季，然後得桀，亦四百季，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竊嘗意之。禹以前之天下，非大聖人不克負荷。禹以後之天下，雖中才亦可以守成。此一異也。禹以前之帝王，是以天下勞之。禹以後之帝王，是以天下奉之。此又一異也。與賢與子，皆理勢所必然。理勢所必然，即天也。韓子之論可以補孟子所未及。而所謂從而爲之辭者，非也。

張筌翁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別無他語、禹之傳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輔于爾後嗣、啓廸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季、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啟佑我後人、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文王孫子、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二代之後、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遷、子孫賢不肖可知已、自秦漢以下、哀殤恭冲、悲夫。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歿某誄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誄也、非異歟、皆曰、歿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誄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歿任與誄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

可人當
作何人

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管子
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
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
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
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
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
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
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
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
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
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
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
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麤。先
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季始定東平三公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季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季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季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季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罇心一方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季。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亾。之。後。撥。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歎。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莫九壘有葉有季有荒不條河岱之門及我憲考
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
不得分願孰爲邦蝨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
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
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
其鼓馱馱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稽經誣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有龜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麻

昌黎集編次有不可解者如何蕃傳傳也小功不
稅書書也此篇乃古詩而有序者也不知何故並
入雜著中是編槩未及詩此以其序故仍入雜著
中文抄作鄆州溪堂詩記人記中訛矣

卷之二

韓文公集錄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文瀆編之一韓文公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李猶龍弟志長志慶叅閱男偲偕倣編輯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奔乃其佐享非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
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奔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歟、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
矣、此、其、效、歟、隄、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
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
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

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原、米、令、
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
禮、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
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太、法、以、存、像、圖、孔、肖、
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歐陽公穀城夫子廟記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張文潛云廟貌之設起于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二公所言皆議韓公此篇也按昌黎是尊題格歐公是翻案法其實非有異○李繁泌之子附泌傳然歷官不載處州刺史

南海神廟碑

海于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至三莫不祀事考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東北百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于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无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疆邑于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備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于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施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凡利切稠也一

作古 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
 愛切 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
 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惟恍惚畢出蜿蜿
 鴛音延地音延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轟
 旄麾飛揚掩藹鐃鼓嘲轟高管噉謀武夫奮擢工師
 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
 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
 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
 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

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于官之可
 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
 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于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
 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
 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
 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
 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
 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并流地方數千
 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

備至耳。美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孔戣本傳云。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正指此碑。韓公作戣墓誌。不載。蓋與此文互爲。

詳略也。按此篇。唐之祀典。尊重如此。今制不及多矣。四方之使。不以資交。豈臣下互相饋遺之陋。在唐已有之乎。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秦處西徧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
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
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于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
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
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

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
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
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
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
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
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各公
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後
迄茲無聞家天子相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
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
越城之隅棄玉几斫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羽旣
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問卽其居立
先生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
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
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
曰故制狃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楠赤白
侈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黻

祈、昨、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友、不、獲、蔭、庇、余、惟、遺、紹、
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
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
咸、序、應、是、歲、州、無、恠、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
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
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
惟、道、之、躬、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閩、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于、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誅、
刻、示、茫、茫、

徐偃王事不見于六經尸子則曰徐偃王好恠沒
深水而得恠魚入深山而得恠獸者多列于庭由

此觀之其亡也未必仁義之罪也昌黎爲其子孫
作借秦爲賓論極工中間連用或曰深得傳疑之
體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于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于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于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劄于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培音剖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
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
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
觀察使噎媧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為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助
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
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
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于潮以遷入賀

及是歿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

國良人姓名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

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歛兵荆

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
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
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勅教五
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
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

喪之河南墓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
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

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
 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
 卒羸越之法搏徒官切搏力秦法勾曹誅五界敗則
 其曹獲則卒越法出商子左傳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作喂楚快切鋒蔡山
 分界其伍其曹獲則踏之蒲墨切剡烏丸切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鞅如切鏃廣濟
 鏃音活切說文向掀音軒斬水掀音滅切擊也撥
 乃木柄可以刈草黃岡笑漢陽鏃音夾行跣跣音于切還大膊
 黃岡笑漢陽鏃音夾行跣跣音于切還大膊
 斬水界中膊磔也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左傳云
 邑標光之北山踏音他合切楷其州楷古十
 標光之北山踏音他合切楷其州楷古十

抽一推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推推也救兵州

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
 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
 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
 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
 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
 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
 南州王始政于溫終政于襄恒平物佞賤歛貴出民
 用有經一吏執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無所宿府中

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
彘將慎將，鏑將潛借，盡其力能。王所任之人馬，彘伊慎王鏑李伯潛時馬

彘掌幕府 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故不言將。

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微為少宗

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

蕲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蕲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

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三十五年，吾昆弟

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于無用辭，乃序而詩

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太宗十三子三早卒

二貶死，泰惜遷降曹王明封于貞觀二十一年所謂或亡或微曹始就事也。曹之祖王畏

塞絕遷。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畏如畏懼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

畏塞絕遷言見殺于閉塞之中而絕封于遷謫之時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明

俊嗣王傑黎國公子父易封三王守名。中宗初以傑皆為武后所殺。

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停亂封備備薨復封亂所謂子父易封也。亂薨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

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齧其姦獠。齧音懇以報于宗

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鹿門云。昌黎自喜陳言之去。故曹成碑當亦屬公作意之文。而愚見則以務去陳言。却行穿鑿。生割亦昌黎病處。

清邊郡王揚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六年。幾二十。進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于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
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絲有加十四年年六
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
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
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共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
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
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
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

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
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
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
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守保危爵位已躋
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
思顯勲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率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鄆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庶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丹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北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右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往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勳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上蠢蠢旣剪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

額與額同肆
惡無休息也

其疆千

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
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
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
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
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
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我
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
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
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
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
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行軍司馬
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
反元和元年三月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二年
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十一月伏誅五年四
月范希朝張茂昭敗王承宗七月赦承宗十月茂

昭以易定二州歸。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興以六州歸。本紀次第如此。此文以平夏平蜀分作二年。江東澤潞相去三年。此文止作又明年，皆誤。當以史爲正。舊註未明，又間有誤。今正之。詳平蔡始末。主持者晉公。成功者李愬。而愬之所以得入蔡，皆由李光顏。若韓弘者，雖爲都統，然實不欲戰。甚而飾美姬以撓光顏。朝廷無動爲，大不深究此。而昌黎文亦槩推其功，殆非直筆。此五百縑之所自來也。

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仆于李愬，倚唐安主人訴方愬入蔡，具橐鞬迎晉公，示人以上下之分。其人知禮如此，不應爭功名于文字間。觀羅隱記石烈士事，知仆碑實出于石。蓋將帥宣力之迹著廟堂，主持之權微軍中。德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政在姑息，遂因而從之耳。觀段文昌改作于愬部將姓名臚列殆盡，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
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
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
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
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
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歿余不敢必屬篤古
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
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

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社
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表鄉
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表氏春秋世陳常歷
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表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
夏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表氏博士周申儒
暹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表氏遂大顯連
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
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

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
塋薨始塋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常
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
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
表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
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繼學而貫以一文
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
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
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

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
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
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田單而
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辯章仍持節將蜀滑襄
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
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素自陳分初尚蹇迤越
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丘
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

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號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
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
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
以備噐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板松楹其筵肆肆維
表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諷以龜以平其嚙屋
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銅肩
膺女朱切胎音粗幣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
曾維祖維考之施于爾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
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詩多摹頌

袁滋字德深考本傳歷官皆有善政獨爲劍南節度以兄峯爲劉闢所劫久不進兵貶吉州刺史以爲彰義節度以先墓在蔡與吳少陽卑詞講解貶撫州刺史其人必篤于恩義者用違其才耳昌黎稱之亦有故○臙臂節也胎脅也豁禽獸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朕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

駟駟音必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
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
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何以
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
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
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
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
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

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
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
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寧燕益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業業音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
侯其德可倚叫謀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
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壘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
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

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弘正父廷玠田承嗣從昆弟也承嗣死從子悅領魏博召廷玠爲副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坐享富貴何苦而與恒鄆爲叛若狂志不

悛可先殺我因稱病不出悅謝之忿鬱而卒及弘正以六州歸上爲贈官立廟此文推本先祖父極有體按弘正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弟仕于朝其父子之間真可謂性忠義者但不能如劉總爲善後之策而朝廷措置大謬未幾移之于故所讎視之鎮使其父子相繼寃死可爲浩嘆

元稹嘗有進田弘正碑文狀云陛下所以令臣與弘正立碑蓋欲魏博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

吏不會亦恐弘正未詳。昌黎此篇與答弘正書皆醇雅明白不露鈎棘之態蓋卽棋意也。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元。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述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今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吟兮秋鶴

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秭徐克美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舊史韓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
撰碑以實之蓋譏之也新史書其事于柳傳無所
褒貶

龍城錄云羅池北龍池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
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
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于斯與銘詞
盖用子厚語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祖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叅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

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
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
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薨河南北山在貞孝
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
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
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
言曰頔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

行論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
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借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薨其子監察御
史璩渠音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羸劉之間甘泉始侯
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權文公典貢士韓公薦士多效此文所謂不以其人布衣不用者蓋自道也按權本傳爲補闕嘗因淮浙大水請擇羣臣循行撫慰論裴延齡以美錢罔上爲兵部侍郎請赦王承宗徙盧從史爲平章

言王鏐求兼宰相不可許皆大事韓公此文惟譏排姦幸與陽城爲助一句影略裴事餘皆不載蓋避時忌也韓公之工于規時如此于頔在鎮驕橫入朝猶縱子殺人權公請寬之殊不當此文稱道津津豈猶記索遊時升斗之惠耶多銘卿大夫功德卽繼以其爲家不視簿書云云蓋當時名公以潤筆爲義取故也韓公一碑而受韓弘五百縑一誌而受王氏玉帶駿馬各一白公一誌而受元氏諸物直六七十萬可以修一寺當時潤筆亦侈矣

哉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
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
承瓘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
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
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
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
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
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

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玘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

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_{音納}祿走可突于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

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響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烏重胤字保君其父承玘碑所謂尚書者也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其苦蔡將李端隆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嘗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臣所領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時以爲宜卒贈太尉謚曰懿

榮陽鄭公神道碑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塋在榮陽索上元
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
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谿者仕慕容垂國爲
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榮陽太守後簡者
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
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
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

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
選為太原叅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准
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
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塋公解官舉五喪
為三墓塋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勿長哀感心求不
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
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
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就死即詔授司馬節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北都留守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固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姦媮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埃日用能以十月成政珉征
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真戍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即以其年十月辛卯塋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塋

予、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
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
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
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
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
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
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
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雖然觀其所旣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
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秦漢隱士烈
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
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音歷
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廳終傳涼王生
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
書之第其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
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

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道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服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特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叅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

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遠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流無

在者視同列。皆邈歿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視於其間哉。上若未弃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權枯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蔡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于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

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墓於某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韞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

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寬，敲撼挫，握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邁之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待，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

日遠彌高

王仲舒責連州司戶時，韓令爲連之陽山令，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爲作滕王燕喜二記。及仲舒卒，而碑誌皆出于公，蓋相與最密者。新史列傳並取公碑誌無遺，碑中特恩自得，指王叔文得罪友人，指揚憑。

贈太師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白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
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備備自將不縱爲子

第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

第二節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圖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首燻而髮節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嗷呌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

第二節

第二節

第四節

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聞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

第五節

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

第六節

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比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十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

第七節

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墓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

月某日塋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日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比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譏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

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下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時汴兵五御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鼻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賜與繼
同恩也

胸音荀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濡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蹙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五侯人莫敢拔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史稱弘素蹇縱陰挾賊以自重嘗以官與太原王
鏐等詒宰相書耻爲之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
重更授檢校司徒行營都統使扞兩河弘不就屯
遣子領兵屬光顏然陰爲逗撓計每諸將告捷累
日不怡至餽名姝以遺光顏撓蟻之李師道誅弘
懼因請入朝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
其天幸卒謚曰隱韓公與弘有舊此文曲爲之諱
非直筆也

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
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
吏郎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叅軍改夔州司馬佐江
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
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
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

以上敘
歷官始
末如經
特於精
神處筆
出另行
點次如

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諡。相弔。以四年二

月某日。塋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遷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有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復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具在蘇州。台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

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郡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洞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文。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洪文敏隨筆嘗言。唐制惟禁外姻。尊卑相隔者。不得爲婚姻。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于婚娶。子無所妨。惟西魏文帝後。周武帝曾有此禁。皆偏國。

之制不足論今仲舒娶其舅之女韓公著之誌中
不以爲諱足爲隨筆證矣劉仁師卽劉夢得爲作
德政碑者也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

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
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
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
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
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
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初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
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蕪納之太和而已其囊

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叅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叅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

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歿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塋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歿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悌公坐事弃同官令歸公歿比塋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塋舍人與

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
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溪晉之子坐盜軍賞流封州至長沙賜死昌黎此
誌不得不爲之諱然亦不盡諱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
號於郎郎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
丞贈號州刺史公旣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
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
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
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
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
馬未行少誠歿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歿公以司

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徃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負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貲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卽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成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大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旣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審然有直名遂號爲才

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旣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

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令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溲污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廡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疾明年築堤。捍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

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與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曰。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

好施與家無剝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
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屨一不易娶
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
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
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
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
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
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
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
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矯矯爲官
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
仇者所歎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唐書循吏傳丹字文明通篇悉用此誌獨有一段
云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
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
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及期無
敢違蓋古人紀事初不以盡載爲妙韓公自言之

矣其細可略也。荆川謂韋之政止于如此。何以言功被八州。過矣。傳又云。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詔觀察使紇于泉上。丹功狀命刻于碑。碑載樊川集。皆本此誌。丹有二子。寅。岫。皆名臣。寅亦江西觀察使。計作誌時。寅等皆幼。故惟載寅。今人雖襍祿亦書。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旣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旣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爍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卽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

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日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禱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鹿門評註中無他述。獨指採藥煮黃金一事。文皆自澹岩雋永。

衛府君或云名之玄。或云名申。立其弟中行。卽退之。與之書稱大受足下者也。容帥遷于桂者。房啓退之爲作銘。南海馬大夫者。馬摠也。唐時士大夫好燒煉之術。故一衛某而兩帥皆爲之用。然卒以無成。可見非力不足矣。韓公此誌只敘一事而摹

寫生色。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

特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于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

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番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丁定切之稅始至有闕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比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

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比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叅軍贈尚書工部郎中
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
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
博士遵儒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
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音公於
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
甲申戡與公子塋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
墓之左銘曰

孔世卮

蘇合切

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

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按唐書戡傳與此篇互有詳略歷官亦時有異同
其敘諫議大夫時言李涉事云官寵側目敘尚書
左丞信州刺史時言韋岳事中人愈怒故出爲華
州刺史此皆大事韓公皆不及蓋避時忌也又言
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嘗論罷緝菜者安
在庶以殲對卽拜嶺南節度使此一事亦似不可
少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廸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

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
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
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
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
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
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
厚踈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
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
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擘以去一無所愛惜

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
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
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
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
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
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儼後娶
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闕。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
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亥宅。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
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
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
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
州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
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
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
崔氏少府監頰之女男三人璟質皆旣冠其季始六

歲日克即卜塋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塋六
都芒山之陰杜崔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
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
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
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
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
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
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資以爲塋斯其可
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
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
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
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卷之三

三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延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歷音憾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

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
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
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
之別館卽與衆出君若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
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
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鷓鴣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
且罵衆畏惡其言不恐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灰君
抵灰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
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

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
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
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莖長慶四年四月某
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莖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
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
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
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
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
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若常從
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
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
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
知死不失名。得猛厲音烈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
銘以貞之。不肯者之阻當割也切也。

所謂囚其帥者指張弘靖也。劉總去位大是反正
之機。使朝廷處置得宜。則河北可復。弘靖非將帥

才。遂致僨事。韓公此文不出其名。蓋微意也。侯雲
長昌黎所薦士。他不見。獨見于此。

舊注謂此銘法免且魚麗詩。隔句用韻。蓋微揭鬪
雪折厲奪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音貞復自為
韻。又云闇明當作明闇。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音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歛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

沉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
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
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自塔救寧陵襄邑擊李
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
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
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浣咨
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
便圖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
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

惡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
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
許軍司馬上官浣死拜全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
書代浣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
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
彼人公宜自治之少城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
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有
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
界過其地防川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

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日暮馳不
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
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
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
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
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
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
帥中獨歿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
祿主簿繼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

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
舉進士塋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
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
後、人、之、慶、

昌裔本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聽命拜瀘
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據此則二人皆有官誌不書
但云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味此數字蓋琳雖
降直羈縻而已傳又云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

城引兵薄城。浼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况士馬完奮。足交賊。若堅壁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柵。聯柵卽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緡。乃伏兵于道。令持緡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此是昌裔一生精神處。韓公文雖簡。不應簡至此。定有所礙耳。又云。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

及是大水。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乃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此則韓公不能不諱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服一世其友
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
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臯者
侔故云爾或曰夔常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
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棲筠
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
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
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

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沒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塋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

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
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
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葬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不別爲銘

四變者盧之外其一爲韓會卽退之所謂起居君
大曆中坐元載黨貶官其一爲張正則無可考其
一爲崔造亦爲李栖筠所辟歷建州刺史朱泚亂
馳檄北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擢給
事中俄而拜相建言悉罷諸道水陸轉運使以度

支鹽鐵務還尚書省是時韓滉爲江淮轉運使帝
方向用之議格不行所謂變者亦可見一班矣
本題無可發揮不免借旁人生色歐公誌歐永春
荆公誌征處士元遺山誌雷希顏皆用此体古人
作合葬志止于志中見之題中都不及荆公孔處
士一篇亦然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塋其皇祖考貝
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
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塋其
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
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日事其兄
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
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
將其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

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聖其墓曰翺旣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殯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

在

爲相知誌其先高簡乃尔今人不知費幾許諛詞。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
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
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
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
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
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
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
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

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

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貞外郎。盖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

孔君亦不當從
盧從史
昌黎特
於此復
洗刷一
齋

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
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
毗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
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十人言不祔君
母兄歿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
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第前進士楚材之狀授
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一篇只敘一事唐書本傳盡用之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
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
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
人既志得皆樂熱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
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
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
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
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

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去聲甚

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辭曹參軍充引駕使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閤音聞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

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山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設謂媒姬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姬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

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他項切其季始十歲。銘曰：禹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適奇人昌黎此銘亦奇。然娶婦一段甚無謂。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于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目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瓊環，瑜珥蘭蕙，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書馬燧傳：子暢善殖財，後爲中官所逼，奉誠園

亭館，卽其舊第也。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與議韓公之兄，弇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所謂故人，穉弟者也。此篇末二句，舊註謂有誤，又云晁以道欲乙居字。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千余兄孫女婿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予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徃徃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甕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

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
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
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
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
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
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
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

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
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
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
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
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不可可也五穀三牲醢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
必日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
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

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如病。曰。藥動。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技。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爲出二侍。一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技。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丁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椿。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圍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

出百數十尺。令日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卽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卽死。自給事至君後。再

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巳。後我其言。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宦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廢。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其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
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
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
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
舉進士第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
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
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
疾卒其年八月某日塋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

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歿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
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
將死公權領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
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
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
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

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
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
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
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愷、得、師、之、道、公、一、兄、
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
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
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
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

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
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勿莊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
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
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人國
朝有爲司衛少卿具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
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
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
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
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
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
御史中丞垌旣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

以上續
大行電
又上一
件

歿。柯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幕廣平之節。歿間。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常來喜。謂人口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首五六十萬。須謹。燕吏令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歿。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常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

人曰鎬。銛鉢銳女子。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一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塋假師之上。窆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玉屋。謹燕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尤與墳。

此誌僅四百餘言。而敘世次乃居大半。重死事也。其正敘凋寥寥數言。歿已見生平。言簡故可重。不

在乎煩稱也。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于、職、方、員、外、郎、韓、愈、
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胄、于、拓、拔、氏、之、弘、農、守、守、
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
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
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
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歿、
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

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
軍其初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
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
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
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
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璩襄陽諱基今年實
元和六年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拔魏侍中封濟陰侯曾
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
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皆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
涯淡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皆
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
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爲刺史也山中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
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
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得事自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阱筭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
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
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
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
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誌子厚不沒其善亦不諱其惡可謂尺寸斤兩不放一步柳集有與李中丞薦盧遵啓又有全義縣復北門記是盧遵以柳公薦爲縣令也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學博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踐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視共食

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歆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聽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

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呼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

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
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塋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于右庶子
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
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
以世厥聲。

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
張爲柳州臨武公爲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張
卒公旣誌其墓又以文祭之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
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獨。

昌黎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處。

紹述之文不可見。見其絳守居園池記。殆不可句。不知韓公何取焉。歐陽公詩云：異哉樊子。惟可吁。又云：嫉世姣巧。習卑汗。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

得追韓徒。蓋歐公殊不以爲然也。蓋昌黎于文亦
好奇僻。故其賞鑒如此。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寮大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
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大學生習毛鄭詩春秋
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
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
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
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

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媯且累切豪州定遠丞妻曰大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爲博士延爲大尉大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令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
顯拓拔世父憚河南温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
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小長喜學學無所
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
支干相生勝衰歿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
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
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
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

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
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
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
劔南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
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
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
欲自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
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
令府君僑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

一人嘗爲鄭之榮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歿之說旣去
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
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
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
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
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
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歿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
受韓愈退之日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
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旣歿愈追占其夢曰山

者良良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
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
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
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
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
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
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學
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
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
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
玠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豐郢而

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操之內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亦
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
其大疏于詞而與世抹撤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
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美其猶足存邪年
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
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
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
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

奏爲其軍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子
闕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殮以二人輿歸鄧郢
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
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塋張籍曰先
生揭德振華于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
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筵簡于世次爲叔父
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荷維出不嘗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國之妻
劉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欲為夫子且曰夫子天
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云必皆善行後今妾不幸夫
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蓋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
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
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
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

今人而至於死於是也。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氏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

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塋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吏，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此誌略不及。按弘跋扈，殺圓事理應有之，事旣曖昧，退之又雅善弘，宜其爲之諱也。

清河麗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
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仕至祕書少
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
內目孺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叅軍尚少人吏
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
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
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

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南
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
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愷吉歷切絕貞元末王
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
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音
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
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
封清河隄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

客主違言徵貳大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
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
旣塋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爲吏
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旣辦萬年命屏容服
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
銘以著之

河南府法曹叅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于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
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媿德明
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笑笑其哀
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
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
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
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
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
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
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
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
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申叔早夭無一事可見獨以多賢者交掛名韞柳
集中遂藉以不朽友之于人大矣哉退之嘗與申

叔博得其名畫此詞可以償博進矣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

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于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歿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歿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于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

強爲之
解歿世
亦有此
人情

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于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歿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

故作哀詞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

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附書哀詞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上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于古請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于前又懼其泯滅于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

退之奇
毀譽處
亦不少

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于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詹字行周。李翱所作傳。今集無之。唐書本傳。悉用韓公語。然則翱作之不傳已久矣。困學紀聞。考閩人登第者。詹之前有薛令之。林藻。韓公之言。亦未爲實錄。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妓。妓疾革。割舌以寄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此亦韓公所不得不諱也。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獻獻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鏹。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髮鬚而來享。茅評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惠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用繩擗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獨初判切

他悉梳
切現胡
興切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佻佻現現爲吏民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真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昌黎文成而鱷魚遯是一快。陳文惠捕鱷魚而戮之市是二快。古來豪傑決不肯襲人套子者也。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歎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于、之、中、棄、天、脫、馬、繫、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勤、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神、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

古文滄紉 卷之三
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嚙猶泥滓余戇而在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于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觶

頂交跡音

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

呼圃中作

霹靂追程盲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

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

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釵相飲後期有無期宿

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歌眠加余

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

音蒙驢也

君云是物不駿于乘扁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

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

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

月當有微驗孟首果得歸也猛獸一本作孟首

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祿江

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性

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今章罰籌蝟毛委舟

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寧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

鹿角

洞庭湖中地名

鈎登大鮎怒頰豕狗

許角切豕聲

鬻盪炙酒

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

君掾雍首兩都相望于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君出我入如相避歿生澗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

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老戶

歌用遷禮浦爲人受瘞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
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
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
憑棺莫不親竿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
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
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鹿門許公之奇崛戰鬪鬼神處令人神駭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
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
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
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
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
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
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
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
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去
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壽之
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
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
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耿藍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變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年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知時。汝歿而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
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
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
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
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畝
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梁谿漫志云。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
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
死也。僅三十句。連用耶字者三。乎字者三。也字者
四。矣字者七。幾于句句用助詞矣。而反復出沒。如
怒濤驚瀾。變化不測。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
丘文莊公題藍關圖後云。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
異術。嘗出異花一叢。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
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意。後公謫
潮州。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始悟詩意。遂足成

篇好事者因繪爲圖按公從子老成生二子曰湘
曰滂湘登進士第爲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
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行觀公宿曾口
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誌可見而此詩末句所
謂遠來者蓋公旣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
之言亦不過感嘆之意耳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
所傳仙人有湘子者遂附會爲此說歟况公之貶
在元和巳亥又四年爲長慶癸卯湘始登第豈湘
旣學仙又出仕歟其事出小讒史傳不載有無不
可知也按老成卽十二郎文莊此考甚當足破俗
傳故附于此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
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
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
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
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
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
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
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

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耶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

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

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

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及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大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

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餘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叅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官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
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
士寧代之收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收也逐之萬
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
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
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
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
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

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
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
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鄆三軍緣道
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
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
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
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
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
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

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禾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

闕其邪闖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誦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勲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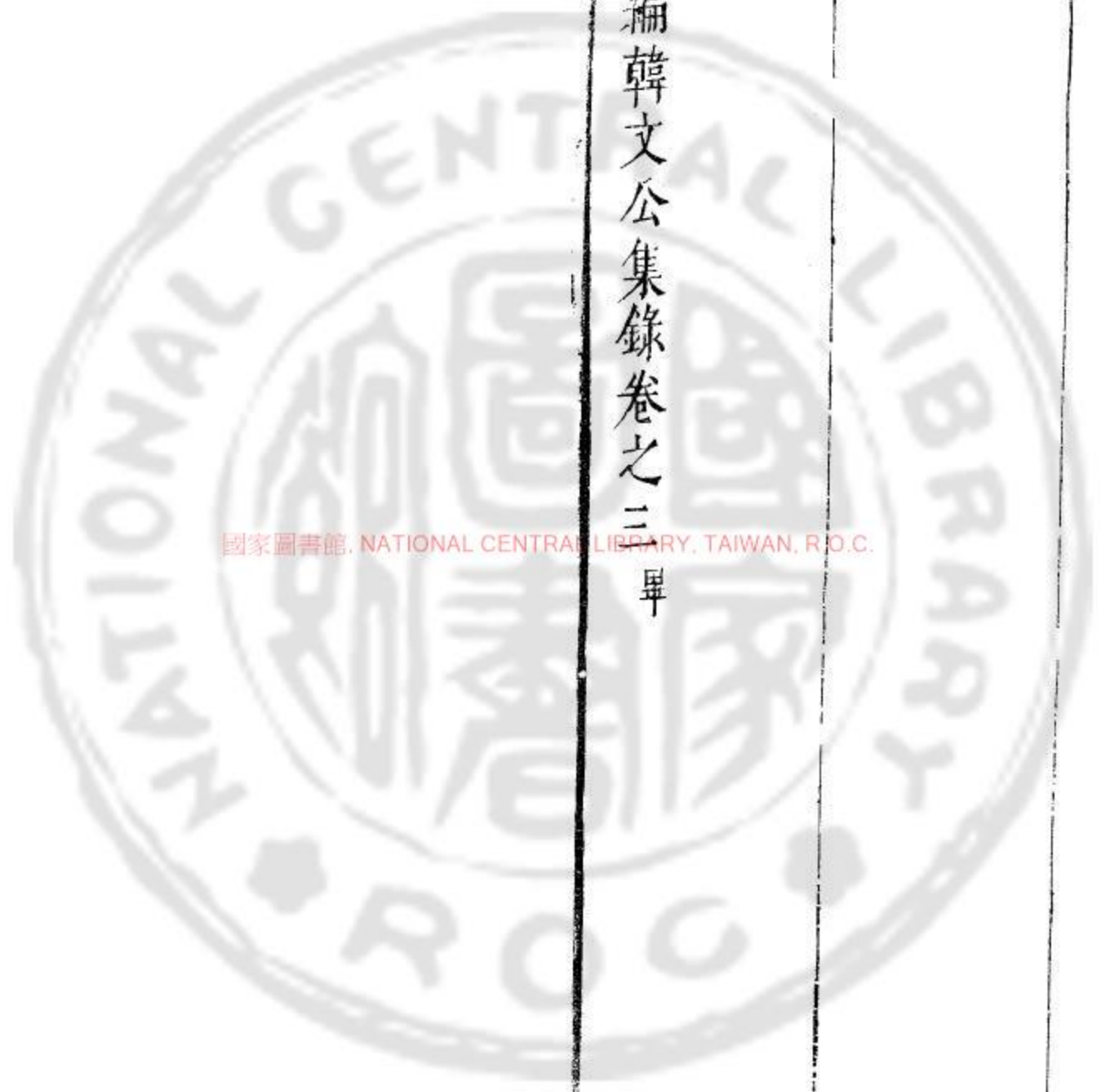
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唐荆川曰此文敘事全是學左氏然董公文頓挫權公文調勻各一體

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人云云一段是名論新唐書削之通鑑全用但刪前二帝三王二句寂有見○晉卒八日汴軍殺陸長源孟叔度連亂不已韓弘入乃定

續編韓文公集錄卷之二

續編韓文公集錄卷之二
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書柳宗元本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
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
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
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
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
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
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

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
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
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
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
兆尹許孟容歿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
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傲曰懲咎元和
十季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
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
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
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
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季卒季四十
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歿其
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旣沒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

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叔文之黨史書詆之備至卽禹錫宗元自辯不過
謂爲叔文所悞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
以史考之順宗初立貶李實赦逋負罷進奉追逐
臣此皆善政之可紀者其他不聞有過舉也而其
尤要在罷中官典兵擬實而論叔文何罪焉叔文
之罪在順宗抱危疾身輔政內禪之舉不出其意
以故憲宗惡之以范希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
人惡之拒帝舉三川之請而臯首攻之然後裴均

嚴綬素爲中人鷹犬者和之以至一敗不振試平
心論之。主上有疾。遽戴太子而汲汲內禪。此爲國
家乎。抑爲富貴乎。德中人之戴也。父肉未寒而殺
其用事之臣。旌父之過。以成中人之勢。吾不能爲
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藩鎮之勢橫矣。然未有
加于大臣。大臣見逐于中人藩鎮。自叔文始。唐末
之事。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人藩鎮稱快哉。叔
文等旣爲天下所棄。禹錫宗元有所難言。而竊不
免復起之望。欲當事者以爲從寬之。其實并叔文

亦非有罪也。史書所謂謀議唱和，汲汲如在，榮辱進退，生于退次，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皆以虛詞裝點罪狀，明乎作惡之詞也。而讀者不察，類爲矮人之觀。惟文宗每與鄭覃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此語在當時的爲可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祭書執誼文，疑順宗實錄不實，雲麓漫抄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來弇州先生焦太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爲人所疑久矣。余曰：前人語而反覆之，敢以質之持平者。

余于讀史商語論八司馬，備及古今人議論與余合者，獨于范文正論未見。止據雲麓漫抄言公有此說，及闕困學紀聞悉載公語，云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忤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奸諛于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意于諸君子也？此一段爲劉柳

洗冤甚爲具服，但以退之爲有意諸君，則甚謬。夫順宗實錄出退之手中，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幸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夙交，踪跡詭秘，旣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承聽外事，劉柳之得謫，所以不可解者，皆由退之。文正未之見耶？蓋嘗考之，順宗卽位時，退之貶陽山令，恩赦不得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供鋤耒。又云：昨者京師至，嗣皇傳袞旒，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兇。又云：同官盡才

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仇。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承貞行云：大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庸與豷，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爲。又云：四門肅穆賢俊登，數君匪親，豈其朋，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隄迫野嗟可矜，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稜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

人憎。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觀此諸詩。則知退之不平于諸人。殊甚。且究其故。又不盡出于公惡。不過以任文用事。劉柳與已善。不卽牽復。僅僅得量移。以此致憾。且顯其隙于天下。以爲後來大用之地。仕路惡套。雖賢者亦不免。不然。一逐臣量移。有何大憾。而罵詈不已。劉柳本相知。絕無哀愍之意。方將快其瘡癘。毒螫若惟恐摹寫不工。豈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耶。自今觀之。當時神策軍果天子自將乎。奪之者果非據之者果是乎。意何持論之不公也。如退之者。果能作唐一經文。正亦未之悉耳。

古文讀編
廣書在解

古文讀編之二目錄

柳柳州集錄 有傳

卷之一

○賦

瓶賦

懲咎賦

○書啟

上李夷簡相公書

與李翰林建書

古文讀編
河東集錄 乙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裴墳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答周君巢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答韋中丘論師道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呂恭書

報崔黯秀才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

上西川武相公謝撫問啓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卷之二

○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愚溪詩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送濟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送文郁師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送僧浩初序

序飲

序棊

○傳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永州新堂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鈇鉏潭記

鈇鉏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永州萬石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柳州東亭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興州江運記

永州鐵爐步志

○論議辯

封建論

守道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說贊

天說

羆說

謫龍說

捕蛇者說

鶻說

說車贈楊誨之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卷之三

○雜著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晉問

乞巧文

吊屈原文

宥馭蛇文

招海賈文

愚溪對

設漁者對智伯

東海若

三戒

論語辯二首

辯列子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爍

辯亢倉子

辯鶡冠子

○碑銘誌表誄狀祭文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箕子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龍安海禪師碑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武岡銘

塗山銘

覃季子墓銘

柘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故祕書郎姜君墓誌

箏郭師墓誌

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東明張先生墓誌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先君石表先友記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亾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亾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故御史周君碣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段太尉逸事狀

祭呂衡州溫文

又祭崔簡神樞歸上都文

古文瀆編之二目錄

甲

古文讀編之二 柳柳州集錄之一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林增志弟志長志慶叅閱男偲偕做編輯

瓶賦

管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壘瑩相追譎誘吉士
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
頽然縱傲與甄爲期視白成墨顛倒妍媸已雖自售
人或以危敗衆亾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爲
不如爲瓶居井之眉鈎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

寧除渴饑不其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
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縋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
復于土泥歸根及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微覲一時
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附楊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
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率于纏徽一
旦東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

酤嘗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過乎

晁無咎云管楊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
酒其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托
居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甕此雄欲同座于皆醉者
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爲瓶之潔
以病已無爲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
爲反騷非反也合也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
今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咎之異謀
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口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
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
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
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
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

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
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
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頗
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
斷于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在遇之卒迫勢危疑
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
乎曩管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
無歸兮其脂潤乎鬲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麗印而
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官夫重仍乎禍譴旣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懷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
麈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汙汙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靈暎以昧幽兮黜雲涌
而上屯暮屑窅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
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詐止兮逝莫屬余
之形竟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
尋退兮盪洞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若兮羈纍焚以
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
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

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今願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今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今長拘孿而輒軻。曩余志之修蹇。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今不混同于世也。將顯身以直遂。今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今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今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今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成之已緩。今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今蹈前列而不顧。死蠻夷固吾所。今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今諒天命之謂何。

上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
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
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
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歿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
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
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日不能力則其人知
必歿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

逮乎已歿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季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歿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謫之自以閣下之明

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歿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元和中爲相李師道叛裴度當國夷簡以才不能過度求外遷歷三鎮家無產貲蓋賢者也但以私怨劾楊憑不免有伎心焉子厚又爲憑之壻乃向之鳴屈此何爲者

耶。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
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
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僕自去季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
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問卽

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螻虺大蜂仰空視地亦步
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耜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未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瘖殘頭鄙不殊幸

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
累卽便耕田執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季客耳前過三
十七季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
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掌
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
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其如飴矣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建字杓直遜之弟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後終于刑部侍郎自樂天作墓碑曰有唐善人墓碑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季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癰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厄塞艱艱凡事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教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

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季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季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竄竄孤立

未有子息荒阡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
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秌時
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惴惴然欲歔喘惕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刀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
已闕者四季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
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
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
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
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
裂身殘家破爲世大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
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
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懇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

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搃婦
翁者歿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
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
之實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
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
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灰
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
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
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

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
怯。澳。恣。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瘡。病。雖。欲。慷。慨。攘。臂。自。
同。管。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歿。力。薄。才。劣。無。異。
能。解。雖。欲。秉。筆。觀。力。和。切縷。神。志。荒。蕪。前。後。遺。忘。終。不。
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頽。歿。無。復。省。
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

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始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耳。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孟容在德憲兩朝，最號強直，又樂挽轂士。然于子厚不聞援手，豈寡不勝衆耶。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迄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剝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

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

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者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詎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

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渠記切我哉茲咈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

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標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焉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賦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

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
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
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
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
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
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
知文章利病。去季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
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
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

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
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
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
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
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
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
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
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
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

王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季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季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冤哉中心之悃悞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

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彌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

身世子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季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與弟凝凌皆進士有名憑重交游尚氣節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一時慕之嘗爲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多怨在二鎮尤侈汰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有隙因勅憑江西奸贓及他不法欲抵以死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假借方鎮習爲僭擬夷簡勅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敬之凌之子史有傳吳武陵信州人嘗說裴度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代宗元又遣孟簡書云古稱三十

季爲一世子厚之斥十五季。殆半世矣。霆霹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而畢世怒人者乎。按子厚志其妻。稱爲凝之女。舊註疑當作憑。是也。憑子誨之。子厚此書稱敬之。而不及誨之。古人直筆如此。

與蕭翰林倪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歿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歿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輓倪結軌切。五忽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歿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歿僕當時季三十三。甚少。自御史

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
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
能踰同列名不能歷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
十季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
能塞衆人之怒謫語轉移囂囂傲傲漸成怪民飾智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目爲新奇務相喜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
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
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
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
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
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
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
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嘒嘒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
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
而後與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

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
乃寤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
詭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
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
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
得其利僕誠有罪歟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
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
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

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自
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
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
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畔朝夕譎誑使
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
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
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俛字思謙以善皇甫鏞令狐楚得相居位頗介謹
持法重名器然倡爲銷兵之說致再失兩河頗爲

誤國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季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請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想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

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喬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
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
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怖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季不可
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
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誅罵有司者其退歛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啗啗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
謁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季之表何聞見之乖刺豔達切歟豈說者過也將
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
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

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
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
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
師之道是大不歿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
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屢彼一聖兩
賢人繼爲大儒歿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
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
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
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

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
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
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
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楞宗
元白

城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薛約以言事得罪吏
得之城家帝怒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
詰闕請留公以此書勉之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
遮止不得上

困學紀聞 卷之十一
困學紀聞 梈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
狷南郭獻譏按荀子行法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
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爲譏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自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
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
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
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
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歟夫言土之出者固
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
於土歟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

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歟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爛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灰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于敬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鬪轂而輅輪者皆可以爲師儒廬之沽名

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闔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

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歟。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荆川論此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以其可以發人妙思。故存之。

連州名簡。公之姊夫。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卒。公嘗作權厝志云。後餌五石。病瘍且亂。又祭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淪。是簡終以鐘乳敗也。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季時是時旣言皆沮歿眴昧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歿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
睨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下。文。漢。紀。卷。之。一。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教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擗音實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聾，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灰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言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

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嘍嘍，誆誆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季，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季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季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

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如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歟則兄之所以學者無顧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客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彌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

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

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忤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

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造。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

李睦州坐李錡貶。見公贈詩序。後以赦移永州。公適在永。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遠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不丑石切予耻六切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音潰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

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
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
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
宜當而生人之性符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
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
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
壽而生。彼夭而歿。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
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季。滋所謂

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
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
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
人乎。矧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
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
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
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
陳矣。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一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季十一月書
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
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
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
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
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

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益乎人君子其不克

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

古文清編 卷之一
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
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
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
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
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
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耶鼻四
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
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
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續文字
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
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
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
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季有幾
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
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
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

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及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剪剪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

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剪剪拘拘者以是教己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剪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備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言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

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

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不爲而其羅終軍以爲慕奔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其羅者左右反覆得利奔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

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音叟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閭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魯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冝以爲的也

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土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季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忍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

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達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知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

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季十七求進士。四季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季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而則爲之。背積八九季。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羸縮又二季。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

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彌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即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季矣蚤夜遑遑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訥辱被稱

彌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

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
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
爲蒲梢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
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
憂閔廢銅棹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
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鋤決溪泉
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
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
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

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
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
大旨如此宗元白

誨之憑之子昌黎答楊敬之書云足下之文遠其
兄甚蓋指誨之也子厚與憑書稱楊氏之美而獨
舉敬之則誨之爲人可知觀此書述誨之語一狂
躁少年耳此書娓娓二千言如一線然中間說道
理處不減宋人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且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季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
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

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敬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歿亦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

賄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恃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闢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忌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季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

韓書曰
傳聞不
同善惡
顯隨人
所見
韓書曰
若有鬼
神將不
能以

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知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以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辯如退之好言

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佛爲天中大聖中聖鬼神萬靈之所拱衛而退之詆之不餘遺力至於鬼神乃懼其刑禍而不敢作史豈非以佛慈悲而鬼神嚴畏耶此與世間欺善

下
卷一
怕惡之人何異不知詆佛是詆鬼神之所拱衛者。其刑禍尤大惜乎退之不知而子厚亦不以此告之也。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歿退之後以史道在職

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
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
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言
大將軍微蘇建。言留侯微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
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秦燧傳所謂
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
事有狀。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
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
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
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
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
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
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
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

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
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
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
過言前六七季僕來南二季冬大雪踰嶺被南越
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
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
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
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
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尙怪於羣日以召闢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季增脚氣病漸
不喜聞豈可使嘒嘒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
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
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
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季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
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
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
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

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
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季先吾
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
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
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
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
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
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
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
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
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
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
昏氣出之懼其時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
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
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苟推交過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寶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

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
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
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
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
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
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
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
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
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
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

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駮卒無所爲但赳赳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季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

報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虐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恭之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

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
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
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
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
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僕文成異日
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
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
速顯道苟成則勃歛爾久則蔚歛爾源而流者歲早
不涸蓄穀者不病因季蓄珠王者不虞殍歟矣然則
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
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
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
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
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
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
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
地耳又何聞疎之患乎還答不悉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本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
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
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
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

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於市。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摺。

俱運切

拾以輸縣官。其爲

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二。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歛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

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

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炆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來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奔凡人不敢稱道其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

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困學紀聞云按郵陽志元蕙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韓宣英名曄、滉族子有俊才終永州刺史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彌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達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厲剋精竭慮者幾千季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代之下乎率皆縱臆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感勢窮
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
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
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
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
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
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
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
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

意抽其萃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
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
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
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
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
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
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季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季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矣又言植松鳥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容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撻過恐傷於教也然使

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酈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塏上太水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畜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惑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自

恭字敬禮溫之弟官至侍御公嘗爲誌其墓此書
辯墓石甚明晰僞孝奸利一段尤爲至論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
有意乎聖人之言歟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
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
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
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
爲工適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
書其所望于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
以達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

可以語于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于道也
外而望于予也愈外是其可惜與吾且不言是負吾
子數千里不棄朽糜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
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
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
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
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
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

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于技也吾嘗見病心
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
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
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
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
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
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鑿無所能
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嗜者不具宗元白
黯字直卿寧弟密之孫兄弟四人皆擢進士第黯

至諫議大夫見崔寧傳、舊註謂寧之子、甚誤、歐陽
公集古錄跋復東林寺碑言黯爲江州刺史時撰
稱其文詞道麗可愛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滌之具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
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之人皆歿斯道遼闊誕慢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街恐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季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季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季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極詰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疾生不悉宗元白

李商隱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

就貢久而不調又王仲元誌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蓋參元亦猶暉之子故其家富有按此書可見唐時清議之重如此雖傷於矯枉自今思之此風邈矣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决進退啓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
切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季

是以造後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闕苦

反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

相示談笑見昵嗟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

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

學不諛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

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

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
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
峩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
固不可爲也後欲俛默惕息疊足搦翼拜祈公侯之
闡跪邀賢達之車竦覓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
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
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
行瓊瓊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
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

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
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

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

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撿以冉切文時

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口裏燕石而履玄圃

帶魚目而游漲海稊取蒲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

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

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

輝燿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嚮溢風振而

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若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西川武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在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季追念往愆寒心飛鬼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于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污先錫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臙脚之倫得自拂節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

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
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兩舫紀談云劉柳之與元衡有力焉遺書撫問何
爲者豈俗所謂猫兒哭鼠耶子厚此啓猶望其棄
瑕錄用可憐哉迨元衡死於賊而子厚爲賦古東
門行夢得爲賦靖共佳人怨乃知向之答啓直僞
耳噫彼勢力顯厚之夫以天下士皆可扇俛畜乎

上襄陽李僕射懇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晉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
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漭。王命召廟。其卒章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以明廟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
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
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
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
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
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換平淮夷

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
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
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
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
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
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
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
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
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歟猶小人
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

下。漢。初。卷。之。一。
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俛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趙儒宗字秉文鄧州穰人符載字厚之蜀阆人韋臯鎮蜀以載爲支使劉闢時爲倉曹參軍載爲闢真贊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季良覲麟閣之中

及闢反載亦在幕中闢敗高崇文以贊語禮而釋之此啓所謂與時俯仰不廢其道者蓋指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
三
清
和
先
太
一

古文瀆編之二 柳柳州集錄之二

吳龍王志堅論次

友人余 猶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偲偕做編輯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論而已雖其言鄙野
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
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
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論本乎比興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
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誼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
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
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
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
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
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
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
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季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
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
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
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
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

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季。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切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楊凌字恭履。滄之季弟。三楊中。凌最有文。而早夭。其子孫最顯。缺其集久不傳。英華文粹中亦無一存者。古人著作之湮沒者多矣。可爲三嘆。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渣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序所謂八愚詩。今集亾失。而雜詠可見者。猶數處。如云。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雁鳴。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皆爲此溪寫照。

而公沒之後，劉夢得有傷愚溪詩，汪浮溪爲柳先生詞堂記，謂零陵一草木一泉石，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噫。公以愚爲辱，溪豈知更爲榮乎。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管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崔名敏卒于永。公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于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其敷衍教戒于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于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微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

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
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
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
始榮其至今惜其去于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
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于律行恒
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與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
衆德者與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與若筮
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
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

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
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游邠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
校用笞法董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
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
之位鶚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
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寧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
得士之稱于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于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研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

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鑿投石而買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于借籌之宴，發羣謀于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篳食壺漿，輪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論蜀之書，蕪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夫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都虞候，遊瓌禦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斬首惡百餘人，獻甫得入朝，晟加御史大夫，獻甫卒，以朝晟爲邠寧節度使，左傳張老爲候奄。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于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季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季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詞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條條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望遠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日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

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目譏于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煇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煇之道

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歿後。可
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
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詭孰甚焉。是有切
磋琢磨。鏤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
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故所以有乎內者也。
然而不克。專志于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
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

牙之響發馬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于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歟。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造。咸。伸。其。所。長。

而黜其奇表。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
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
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
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論。余始得
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灘水。窮
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
極。安得不馮音憑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季冬。余與馬邑苑。言楊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
必挂鞶。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
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于朴厚之質。行浮于
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憚。交
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
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
權擇士之柄。明季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輕重之試。
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于

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
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
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
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我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
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
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
而無倦極也矧而景熾氣燠徃即南方乘陵炎雲呼
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
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
璋交映或授首簡于余口予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
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
信焉爾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徃徃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免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交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

下亦少
矣

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宋王令有代昌黎與子厚書專辯與易論語合一句總之儒生常談耳令季二十八死恐生平未曾見佛法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
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
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
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
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
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瘧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管之飲酒者有損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循循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日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三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遠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歿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歿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歿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歿，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歿，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歿，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歿，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歿，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歿。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歿。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古彈碁之戲久已不傳。譜言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隆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也。子厚此叙彷彿此意。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傾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息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者。吾知其愚矣。其待木也以觀其疎密而未之往也。且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斃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
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
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是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
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隴有守邑
有寄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歿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魚聽听於府庭而遺其
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
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
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
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

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歟夫繩墨誠陳規
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
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
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
嗜其貨利恣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
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
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園學紀聞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煠來愚

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于世
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
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
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
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既就不知
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
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榘子立意本
于此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
 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
 以或讐咸譽清疾病死切屢瘡者亦皆樂就清求藥
 糞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
 如山未嘗詰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
 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
 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



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歿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歿亾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余觀世之挾衡纒以遊者自謂銖兩不爽及事勢所至往往不然屢挾屢誤而其衡纒人終無已時也聞宋清之風亦可以憬然悟矣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所賣之寄僞兒啼恐

慄爲兒恒狀賦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
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
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
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
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
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
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
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
虛皆驚童曰我區兒氏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

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白大府大府
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頗證竒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
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
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童區寄猶云童汪錡以其季少故言童非姓童也
崔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蓋戲之也

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寄傳
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
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

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餽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閑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

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
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
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
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
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庠及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
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
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爲堂南
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
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日偶亭以展聲彌

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
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
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纛旄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
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土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
于位弁裳屬衣胡夷蠻音但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
銅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醜盞之齊均
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

幻怪之容，窳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均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刺于茲石。

左傳作執秩以正其官。注：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擁鐸拱稽。注：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詩：出車以勞，旅杖杜以勤歸。

鼗音墳，周禮夏官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鼓人曰：以鼗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注：大鼓謂之鼗，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爲之，以此擊鼓。周禮酒正辨五齊之釀，一曰泛齊，三曰盎齊，四曰醖齊，五曰沈齊。泛者，泛泛然，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醖者，色紅赤，沈者，成而滓沉。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巘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鑿之溜音溜如。旣焚

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核、則、清、秀、
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
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
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
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
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
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
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
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
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
木、土、石、水、泉、之、遶、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楷、法、

零陵醜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其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
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
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
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
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
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朞月辨埋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

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蓼峯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
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
謔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音疲人去亂即治變呻
為謹若疾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庶
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
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
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
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

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遺，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器，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執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陽明雖翻案見奇，畢竟此文所持者止。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季，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垣。音遷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櫛。音櫛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

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

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
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
中日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
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
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華德惠敷施暮
季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旣施

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畔移于間壤伐惡木剌奧草前指後畫心舒日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舍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北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舍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

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窅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管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關闐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季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壞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

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音德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

卽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歿。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

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歿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季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

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注然若垤若坳尺寸千里
攢蹙累積莫得遞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
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
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
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鉅錡潭記

鉅錡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券之委積旣芟山
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
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深終音然
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

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鉞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巉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罷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悠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卽價字。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音遲爲嶼爲嵯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目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

行。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
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曰奉、曰壹。



袁家湯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湯、皆永中
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交流者爲湯音
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
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

樹多楓柟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
歡而蔓生膠鞮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
苒衆草紛紅駛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則谿谷搖
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
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
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比墮小潭潭
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鱖置由切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
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
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

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
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季正月
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
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揚音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
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
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
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
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季不得一售

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備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子原紀遊諸作。徃徃微言人神集中詩。凡涉遊覽。皆妙絕。退之南山詩。鋪叙瑰瑋而已。似于山水了無味者。二公之才。非有異也。其况味不同而已。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藜藿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服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蕨。決滄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西石若掩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流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者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危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不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季。宗元嘗以牋奏。彙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日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漸下又西曰

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
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
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
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
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楸多篔簹之
竹多橐吾其鳥多稀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
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
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
蔬脩形糝粉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
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摹山海經爲文叙事到底不着一議論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
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几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
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榲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古文滙編 卷之二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遠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睿睿。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既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墉。麗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歿。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祲。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亾其說。其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管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歿。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歿。則彼持

鍾者其死於勞且瘁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土。

萬曆中有餘姚人蔣勸能者分守衡永有要人欲得此寺爲宅蔣持不可要人構蔣罷去寺卒歸要人土功既興執役者八人一日同歿未幾要人亦歿孫月峯作蔣墓誌紀此事以見柳記之不可信。余爲附錄於此。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吳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剷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闊溲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
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遠溫風焉
陽室以遠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繚
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
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
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
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歟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歟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集有構法華寺西亭詩云：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

艱步登最高寺，蕭散在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栖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簣簣遺清班。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此詩殆與記相發。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音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鴛音 釋迦牟尼如來
 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
 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
 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
 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
 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
 山達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
 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

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吳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三惡謂地獄餓鬼畜生八難謂三惡及人道中廢疾世智生佛前後生北俱盧洲天道中無想十纏者一忿恚二隱覆自罪三意識昏迷四五情暗冥五嬉遊六三業躁動七罪不自羞八罪不羞他九財法不惠施十他榮生惱九惱一愛我冤家二憎我知識三惱我通過去未來現在爲九按世智者人之所挾以夸詡者也佛法直以爲八難之一其

意可思。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奉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
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
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
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
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刺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
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日、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
 至於青泥山、又西、按即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
 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
 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
 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蓄、相藉物故、音夫
 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
 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
 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
 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什大

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音鍾
 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
 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
 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忭、莫不如志、雷騰
 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烝徒謳歌、枕臥
 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
 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
 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
 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

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
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
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
枉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
不出四人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
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
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
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管之爲國
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
西門遺利史起與欬自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
休帶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
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
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醴以碎之通
溝以饋成州戍兵礪在位貪橫此記多美辭恐非
實錄也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滄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季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季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

古、文、清、編、卷、之、二、
號、而、不、足、釜、錡、錢、音、鑄、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
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
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
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
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始、大、其、故、號、以、至、於、
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
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
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
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
在人者歿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
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歿
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子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
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周
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玉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

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搏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吏人怨于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罷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季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刺于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古文彙編 卷之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羸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羸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

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古文讀本 卷之二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論封建者多矣大率稽古之儒是封建識時之彥是罷縣蘇子瞻曰宗元之論出而諸家之論廢亦不盡然如程氏廖氏仍以柝論爲非耳余謂聖人

之制天下無他因時之旣弊而節文之秦漢之不能不罷縣猶三代之不能不封建也封建弊救之以罷縣焉知罷縣弊不復救之以封建乎今自秦以來幾二千季郡縣之弊亦夥矣姑論其大者一曰以傳舍之官御長子孫之吏而治日苟且一日一方被兵天下舉不得安而民生日蹙更千百季柝蘇復生持論不如是矣若久任之說世守邊之說皆以封建救罷縣之意也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歿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歿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

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左傳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勑音鞮以異趙
 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_、宜_、謀_、及_、媒_、薛_、迺_、以_、忝_、王_、命_、而_、晉_、君_、擇_、大_、任_、不_、
 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
 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
 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_、乏_、言_、議_、之_、臣_、乎。狐偃為
 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
 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

天子乃大志也。然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造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賤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趙襄爲文公從亾之臣，豈待人先容者。問之教，鞅而後畀，正當時左右得人之一微也。子厚此篇有感時事，借古人發議耳。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
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
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
之宵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
宜有慚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人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謂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

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忌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敬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夫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軼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天說

韓愈謂桀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曷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齷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癭痔蟲生之木朽而蠹音曷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

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_音墓以送灰而又穴爲偃溲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蔬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鑄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

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

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歿爾烏置存亾得喪於果
菰癰痔草木耶

劉李之論命韓劉之說天大抵皆以天爲有一物
焉能作主宰如世之有權力人云者不知天如權
衡不如人凡世間豐嗇厚薄皆人所自取其所以
自取者有因必有果也不獨天爲然雖有權力人
能爲主宰處亦爲因果所使而不自知耳諸公中
惟柳子之說近之但以世未可莊語姑托之遊戲
而已

羆說

鹿畏羆羆畏廝廝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管云
持弓矢壘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
矢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駛
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亾去羆聞而求
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
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張璠之探情變節楊畏之三變皆吹竹爲獸音者

也。然此輩不盡爲罷食。故此種技倆至今多效之。

論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

上項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

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善名切

善冷切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嘯

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

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儼也吾復且

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

飲之嗑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

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俛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蹠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季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

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
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音觸觸風而犯寒暑呼
嗟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
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
十二季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歿而徙爾而吾以
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
諱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
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音嗣之時而獻焉退而
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歿者二焉其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歿
乎此比吾鄉鄰之歿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
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
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
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前文豹云子厚捕蛇者說卽苛政猛于虎之謂禮
記以八十字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

可以觀世變此語似是而非。若如此則文章皆可廢也。前人自有前人之文。後人自有後人之質文。與質豈字句多少之謂哉。

鶻說

有鶻曰鶻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季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鼓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武粉切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羅耶是固無彌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

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受其歿，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鶴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冗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音述然，其動若呼號切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

從之。毛耶，詔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子厚貴用事時，必有借氣力以取名利者。及其敗，度不能救，必反下石焉，以迎合新貴，且自洗其迹。此篇蓋慢罵此輩耳。末一段與東坡剛說同意。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斨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斨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

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收載十
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
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
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
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
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
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

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轆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
成乎禮若軾險而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
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
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
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
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
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
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運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
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
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
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
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
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
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

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音黜
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
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
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擬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英華無此字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鳴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子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劉貢父詩云、齊有梁丘據、晉有樂王鮒、據能愛晏
嬰、鮒欲殘叔譽、二臣嬖兩朝、事君爲悅豫、景有尚
賢志、據逆以爲助、平失宥善心、鮒乃速其去、母以
據爲賢、易地則同趣、丈夫處世間、必有遇不遇、豈
無覺者乎、正色君亦悟、區區嬖幸徒、何忍就朋附、
此詩因此贊而翻案者也、

續編柳柳州集錄卷之二

畢

古文讀編之二 柳柳州集錄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人宋學顯弟志長志慶叅閱男偲偕倣編輯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者而以爲

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
併乎而併又非聖人之所棄詩者曰善戲謔今不爲
虐今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
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
灑則罷音皮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
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榘梨橘柚苦鹹
酸辛雖音哲蝱音哲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
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

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
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
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
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
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
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
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
世者語而貪常嗜噴者猶咕咕他叶切然動其喙亦勞
甚矣乎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
陽起之黃河迤演爾切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
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孺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
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
撐拒聲呀鬱怒若能罷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
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喘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
覩關蹠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

若飛載之翔舞，洞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鼉鼉詭怪，于汨汨騰倒，駢越委泊，涯涘呀呶，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鵠于巖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泮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墮雲道，雨瞬目而下者，榛榛

云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音殺爲鈎爲鏑爲鑕爲槩爲鍛，出太白徵蓐牧召招，捷伏蚩尤，肅肅襪襪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奔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

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跼都牒切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質陟切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塞氣勁壘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號音號號溶溶紘紘音紘輻輳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駟莫江切驗音驗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音散愴音愴愴音愴恍許往切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歟音歟空音空躍千里相角風駿祖紅切霧鬣斷音斷山扶壑耳搖層雲

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
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
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蝨集啾啾漭漭旅走叢立
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
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
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特險與馬者子不聞
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
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

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
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歛
傾礪壑之紆縈凌嶺岈之杪顛漱泉源之淦古南切滄

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代
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栳古廢切瑱層谿丁

丁登登碾碾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
潰漰漰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
其殊而下者札岷捎殺摧崒峽扎音輗音震披電裂又似

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鴣鶯鷓號鳴飛翔羆豸音岬

虎兇奔觸龍言慄伏無所入遂無所脫歿後斷度收羅
稍虎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
碑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麟蹙匯
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
拉頹踏梓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
之旋滔山觸天既濤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
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嶂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
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
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
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
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和、既、成、諸、侯、叛、
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昔斷流修網亘山
罩、畧、麗、罟、織、紕、其、間、巨、舟、軒、昂、佻、佻、迴、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
白鼉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

會網蹙騰天彌闔掉躡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
摘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
就轡力亮切莫保龍籍具糝女救切五味布列雕俎風
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鱗鯨鯉鱧鱉魴之瑣屑
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
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
蹙頰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

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
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神陵切畦

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邈力切

紙。瀾。紛。屬音燭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醴流交灌互澍若

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庠漫

壠冒塊泱泱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澗瀛沛濺儼

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

以及神液陰流其幽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
無形標結迅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胡子纂音

幕奮債離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矇乍似隕星及地明

滅相射水裂電碎龍各孔崑祖紅增益大者印纍小

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丘日晶熠煜螢駭電走巨

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舉而摧之皓皓乎

懸圃之巍巍噉乎大沼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

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

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

函學紀
閻云近
寶則公
室乃貧
在成六
年乃韓
獻手之
旨

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

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

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

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

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

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

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逃以為侯伯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特焉以有諸侯諸侯特焉以有其國百姓特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響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音劣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施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撻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音與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音形有茅茨采椽土型音形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

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
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
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
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
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
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闔謀則通於遠
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
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

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
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
受賜

樓迂齋云柳河東晉問節目凡八先說山河次說
兵器次說馬次說木次說魚鹽次說晉霸末乃歸
之唐堯遺風一節高一節而吳武陵之說自廢蓋
子厚先有最後一節前面只是布置鋪衍旋旋引
入譬人粥珍器重寶終不成纔有人求看便把第
一最好者示人也須從平常之物旋與之觀却到

古之遺新
卷之三
珍奇。自然歡喜讚嘆。前人常謂作文字須留最好者在後面。呂太史亦云。文字結尾如散場後底板。若好者相排鋪在前面。後面却平平結裹。則無可笑者矣。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餐同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自關利。組維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僕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輶轄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

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按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恐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太喜臣若效之曠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

此巧子
厚所有
餘何用
乞爲

獨齋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
默惻憎憐搔屑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
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暗抑銜冤孽背流血一辭莫宜胡爲賦授有此奇偏
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呀飛走駢四儷六
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
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芥鹵櫟鈍枯朽不期一時
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嚮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
眉贖頰蹙喙唾育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

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
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
去。响。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
睫。增。妍。突。梯。卷。鬢。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
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襲朱裳手持絳節而來
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
我爲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

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審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
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謹惕。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擊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異陳辭而有光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
蟲薦壤兮，進御羔衷，牝雞咿嘍兮，孤雄束味，哇咬環
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
知避兮，官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棖折火
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嘒嘒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
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

重。病。以。諱。避。今。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今。
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今。曰。吾。行。之。遲。遲。柳。
下。惠。之。直。道。今。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今。
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今。固。僻。陋。之。所。疑。
委。故。都。以。從。利。今。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
今。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今。夫。唯。服。道。以。
守。義。矧。先。生。之。惻。惻。今。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今。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今。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
可。得。今。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今。渙。余。涕。之。
盈。睚。呵。星。辰。而。驅。詭。怪。今。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
雷。電。今。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今。世。果。以。是。
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今。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
不。言。今。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今。抑。銜。忍。而。
不。長。芊。音爲。屈。之。幾。何。今。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
爲。仕。今。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今。悼。得。
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今。口。吾。言。之。不。行。旣。媮。風。
之。不。可。去。今。懷。先。生。之。可。忘。

續編 卷之三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
 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
 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
 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蓋猶墮指攣腕腫足為廢病必
 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
 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既榛
 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卽而汝卽彼犯而鬪死以執而
 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雜著 河東集錄 十七



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
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
易汝庭不凌與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
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
若是叩其脊論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
行之紆目兼峰蠶色混泥塗其頸感恧其腹欠七私切

且七余切褰鼻鈞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

斲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鼯為蠃弋忍切
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
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咍舌搖尾不逞
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雉吾庭葺
吾楹害吾垣嚴吾扇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
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嗜造物者胡甚
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
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念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

汝于野自來終古尚然堅持其農夫執耒不幸而遇
驚除其害餘才一揮應手康寧我雖欲活其惠實大
他人異心誰釋汝異形能不化終焉能悔嗚呼悲乎
六心死乎毒而不死反訟乎內今誰寬焉後則誰存
陰陽而造化驚追鳥乎在可不知歟

其退之為詩意何特極力摹小人情狀而處之
有地步但退之出之以詩天子厚待之以矜莊則
其所處之境莫也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主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恠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
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沱君不返兮逝愧惚舟航
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曉暝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
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
齒齸齸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牙踔嶽崖
蛇首稀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謹遊嬉臭腥百里霧雨

瀾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
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滯淫崑崙君不返兮卒自賊性
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涌、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
君、不、返、兮、晝、沉、顛、其、外、大、泊、汗、齋、淪、終、古、廻、薄、旋、天
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
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舻
霏、解、稍、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畜、貨、號、風、雷、巨
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虢、隤、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
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
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踊、蹂、厚、土、墜、無、虞、岐、路、昧、
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倍、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
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
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
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今、生、爲、貪、夫、亦、獨
何、樂、哉、歸、來、今、寧、君、軀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
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
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
連艦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
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
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殆若
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

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畔，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

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適，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

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踣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喜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鱣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有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

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
秃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濇環抵激而不能
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喙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
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
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
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
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
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
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

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
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
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
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鱸
鱓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
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
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
矣。脫其鱗鱗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鱕遺胤
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

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成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鱣鱣同槁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歺主之勇力強大

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沈明遠云柳子厚設漁者問答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剝而振其屑以嬉取海水雜糞壤曉虬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惟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比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涵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溼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

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繞虢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
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于欲之乎吾將
爲汝挾石破瓠盪羣穢于大荒之島而同于于向之
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
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
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
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
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
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

告我以海之大又曰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
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
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挾石
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于大荒之島而水復于
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
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于毗盧遮那之海而
泊于五濁之糞而幽于三有之瓠而窒于無明之石
而雜于十二類之繞虢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
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無善

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嗜我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于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夫二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毗盧遮那此云種種光明遍照三有卽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因果不亡故曰有五濁謂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無明者以依不覺動彼真心名曰無明卽根本惑也十二類者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也原注于十二類指鼠牛等十二屬大謬略撮名相注後

儒之排佛者不知佛。其好佛者未必真知。聞有號
爲知者。于宗門教典或留意。至淨土一門。未嘗過
而問焉。甚且薄而不屑爲矣。獨白樂天梁敬之柳
子厚蘇子瞻深入其理。且能以文闡揚之。此篇東
坡嘗書刻淨土院。其深有當于中也夫。

三戒

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
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
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
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
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
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

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大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

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囁，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大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椀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人兼行夜則竊蓄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
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
猶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弃之隱處
是仰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
哉。

論語辯二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歿
是書記曾子之歿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歿孔子
弟子畧無存者夫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
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歿由是言之弟
子之號之也歿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
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

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闢其勞歿怨呼而已之德潤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渚音子季咸
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洎
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
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
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疑其
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
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
其指意皆本老子歟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
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
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
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
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
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
 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
 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賅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徃徃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

或作
嵬壘

亢桑子皆

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鵑冠子

余讀賈誼鵑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鵑冠子余
往來京師求鵑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
者僞爲其書反用鵑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也。太史公伯夷列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
者歿權不稱鵑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
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鵑冠子書亦不必取鵑
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歟耶曰不類。

困學紀聞。鴟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
鐵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賈生鵬賦而已。柳子
之辯其知言哉。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知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

布泊於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
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十
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
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
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
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
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
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
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
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祭穆布列
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閔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
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
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

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
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
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
以毓蔬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
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
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
行人無訾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
改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
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
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筮鑠既成九年八月丁未
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
古于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疑誓助教某學
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
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
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
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

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類宮詩有
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
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
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
言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
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噐州邑攸同
咸欣以歆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昉昉其原

旣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
潔茲噐用觀禮斯會布延伊位作廩伊秩以封其儀
以壯其室新宮旣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
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
進退齊平柔肌治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禮
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
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
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新書歸崇敬傳論云。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于陳蔡者亦各有號。出于一時。後世從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柳宗元志之于其書。必有辯其妄者。

此碑言易師沙門疑誓。是以僧爲經師也。樊川集有燉煌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因話錄載宣州僧名劉九經者。諸名士皆師之。穆贇嘗與書稱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蓋唐時經師。但取專門能通其義者。不問爲何人。而士大夫尊師之禮。亦非後人

可及。後世儒者高標門戶。而經學日以荒。可嘆也。○師于辟雍以下。祝薛公將入爲天子三老。養于太學。醕者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蹟而不息故在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彞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藁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誦而俾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訟辭繼在後儒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
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
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爲家奴女子
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

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
貞信不淫，辟其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傲傲，吏及
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噐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民
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
于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蕪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
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
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
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
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
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有闕
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許乖滯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
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

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
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
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
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
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
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
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
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
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

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
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
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
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
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
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
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
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

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
由師內鑒咸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
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
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
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
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東坡跋云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托于儒之
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
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受故也柳子厚南遷始
究佛法作曹谿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
刻石長老重辯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
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
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
其文

馬摠字會元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清
庶不撓用儒術教其俗僚夷安之摠篤學雖吏事

倥偬書不去前後終左僕射謚曰懿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
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
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
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放于滯荒其異是者長沙
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
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
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
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

存徵其書合于志可以不慰。于是北學于惠隱南求于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遺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卽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斲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

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恭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宣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釋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釋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嶠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德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廸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日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異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

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爨、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畢聖言、俾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伴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沒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

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官、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丕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以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按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勲。

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于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經。區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顯。顯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碑在塔東。其辭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元。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南嶽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齋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授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

此處方
出名

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
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
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于東
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授公以衡山
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
定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
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
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
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

曰

一氣廻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
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
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服庇草木
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克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
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
蜀道至臨洪咨謀徃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
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勿曰弘願惟孝恭
立之茲石書其蹟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殺切 又音老雜擾盜弄庫
 兵賊脅守帥南鈞牂牁音臧 柯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
 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
 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卽
 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
 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
 自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
 雷怨號呻唵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



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
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兗渠同惡革面向
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
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
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
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
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
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
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

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噴。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
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
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
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讐。
由公而親。山吹澤獻。魚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
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
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岸之

顛。匿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公綽以李吉甫惡之，出爲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本傳絕不紀其在潭事。然公綽能臣，所在著績。銘言定不謬，史記之略耳。

塗山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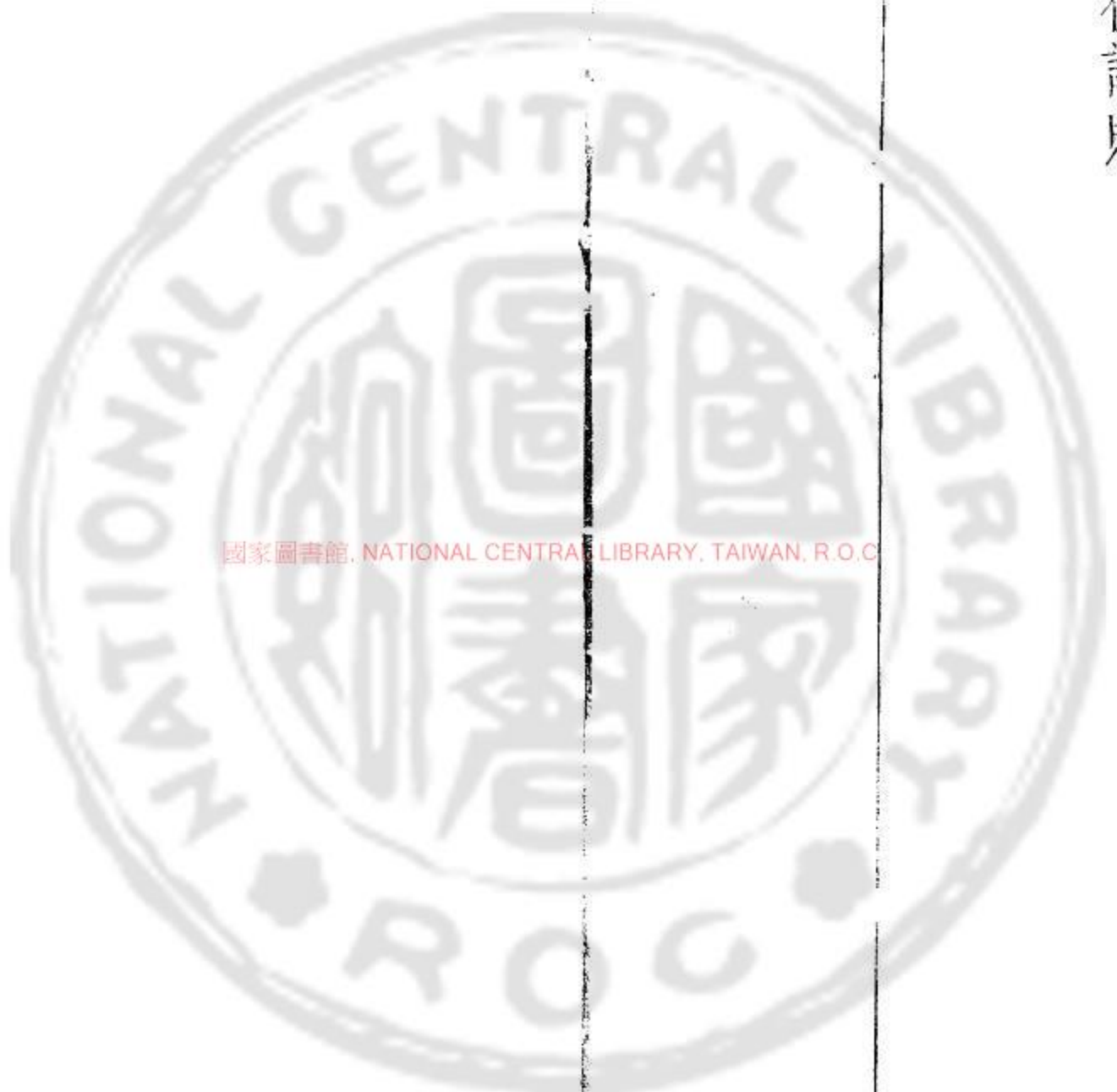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承順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旣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鳴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旣發。華蓋旣符。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回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合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能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紘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旣孚

乃舉明刑以彌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
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
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
貽後訓則



單季子墓銘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
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鉤貫又
且數十家通爲書號單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
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
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
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
死未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
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蓋其鄉後若干

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
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
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
假左贊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
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
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
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
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
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

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

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新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劾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什于京代山九九植楨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祕書郎姜君墓誌

祕書郎姜嶸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
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嶸嶸生三日上
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卽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
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
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
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
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
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

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庶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始賤終貴。于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于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于進取。不施施于驕。位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惓惓恐悖蒙誦負義得之。拘物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箏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遂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釋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旣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禿。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旣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

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
其音知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閤管謹視出入餌及栢
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
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嶼山求道錄會歐
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
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旣
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
酉之年秋旣季月闕其圍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
仁人我哀埋勿棄

劉夢得與子厚書云閭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
以爲其事獨得于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
柳折愉繹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下不
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
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
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
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
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
州官爲歛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狐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墓不得微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
卜筮五月甲辰于秦湖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
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
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
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

承兒耶吾為曹信是適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
 二百舉武吾為子菴祖收切馬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
 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
 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殊其協焉如此哉六
 月某日就道月日莖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
 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前
 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女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
 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也 望 也

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共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剛也挈之信也藪之有未其絃神其列之懇懇來章
 神實洞汝錫之老叟告以此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
 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蒸蒸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東明張先生墓志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于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授去印綬願爲黃衣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侔于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旣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塋乃自爲志而卒明年正

月某日塋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然以虛克焉以盈言而不爲
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
與化爲冥寂莫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奔利
灰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
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
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狠悖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
禮枯槁顛頽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歟然與神鬼爲偶
頑然以木石爲類倥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
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君掌書記至
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水
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
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
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
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
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墳之北
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

敏辨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
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
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墓在長
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鵬力不克祔三
年將復故塋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爲祖。畢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
十。增以二。塋湘滢。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
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
年某月日歸塋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
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內禪聖嗣
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
之先曰貴卿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
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
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以端其志采

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備
身佐環衛更蓋屋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
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
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
芻芟戎備畢給版圖田洫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
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貢奉叢沓一日不
葺鑄譙四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
揖讓異于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
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

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淳沉俗鬼戶爲胥徒家有襁褓
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斂愚蒙以神訛言悖干政經
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
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掄戮妖師毀羣蒿淫昏者
千餘室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
下邦人方安其理楮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
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
和早大後夫人萬年尉范陽臨彤女帝淑之德繼聞
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

曰禮誠愿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汭汭世有顯懿揚其清分
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勳與鯉舊史其尊孰爲茂功
尚書清公藹其有融勳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
粵和六戎赫美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
形于誼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
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瘳
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莖我公于洛之曾何以銘之
徽音不昧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
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
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瀹
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美凡余之學孔氏爲忠
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臣道
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
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
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

代卽今
脉字所
色
謂敬至
也

乎戊辰戊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塋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圖又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批稗年二十以書于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鄆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

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巖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音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叅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利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

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般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之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徒東越朔明牧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躬啓沃斥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躋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僂何以葬南

嶺曲竟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爲同貶友人作誌不當過爲贊詞但首述死時之言則其聰明才具可知後但平平敘置而哀怨之意自見按伍文之黨如韓泰程异之才陸質之學劉柳呂之文世皆知之惟韓曄陳諫及準無事可稱然以史考之皆有過人處自古權奸知人之明未有過伍文者也

唐之遷客至于母喪不得持服死不得歸葬不已重乎蓋其初直以爲下死刑一等非官之也後世

得罪者雖重至造戾纔一着伍。卽歸而安坐於家矣。國恩深重如此。而人品學問不如古人可嘆也。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
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
誣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
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
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
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
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塋東崗之北。垂年二十

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澗。嗣靈音兮永終古。

唐時士大夫謫官醜地。猶以聲技自隨。柳州馬氏女誌云。其姨母爲技于余。是子厚家亦有之矣。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䟽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肩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于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
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
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
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
的包羅旁覓膠轕下上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爲
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
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

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
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
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
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
先主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
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
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
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

碣

本傳質字伯冲以陳少游薦授左拾遺遷左司郎中
信台二州刺史韋執誼用事召爲給事申憲宗在東宮
執言畏禍以質侍太子伺意解釋質有所言太子怒曰
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憲宗卽位質已病
甚爲臨問加禮卒啖助字叔佐趙州人趙匡字伯循河
東人助治春秋以左傳非丘明所爲解多謬雖好公穀
亦時撫訕之自用名學匡與質從而唱之遂顯于時
然當時名人如呂

溫柳宗元皆尊師之邵康受業于李之才先示以陸
淳春秋意孫明復治春秋亦本淳其爲時所重如此
惜其書今不傳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志焉孤宗元不敢稱道
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
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
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
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奭字子燕唐中書
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
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庶、孝、颺、于、江、濟、士、之、稱、
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

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
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
開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姪
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
曰茲謂遜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
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與以給食嘗經山澗
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
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于吏
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

貸其間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
惟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
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
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
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
法者軍旅之楨勳兵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爲
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耐嗜殺戮
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

下
漢
卷之
一
答筮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筮而無以奪焉以為
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于
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為
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
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宣
城四年作閭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遷殿
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免戎大攘狡虜增
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
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仇有擊登聞鼓以聞于

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
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寃獲宥
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
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
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
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
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
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
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

至此出
名

臣竇叅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墓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旣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旣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

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旣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若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泰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表、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
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
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
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

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
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東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
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由江南西道
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
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贊爲御史中丞擇

佞幸得貶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質爲尚書郎以侍
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蕪使爲太工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
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尚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
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爲刺史發痼
卒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嶷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

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爲諫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自刖發痼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覲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慈人也爲御史中丞觀觀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

盧羣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爲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

右今爲徐泗節度紆有學術曾直爲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旣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弁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嘒嘒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莒鄧州

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柔敏二字自是善官要訣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官然其智足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張因某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

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年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學

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出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羣爲右補闕贈給事中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二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郎貶復爲刺史

崔芄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暉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蘇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
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
而大顯通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取悉書
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子厚此篇從來選者不及錢受之勸余存之細閱
乃知其言之有味也邵氏謂篇中多含刺譏爲子
厚之不自重余謂此正見古人直道耳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志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慘徒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遠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瘞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紉

述先德
徵之尊
之言
馬公龍
同表蓋
本此

猶以不肖之辭撰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舅
開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
及劉氏烈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
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
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
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
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
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
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媛先君之仕也伯母叔

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
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
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
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
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
禮既得命于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
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吾其行
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美竟不至官而及于
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

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盖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窶窮徼人多疾殃災暑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詆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遭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因窮繫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大而止矣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
禽以食菜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
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
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
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
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詭徽柔有裕峻而能
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
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

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周冲退
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
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
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倫
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
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叅謀受大理評事
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
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旣佐從事實
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闔委政翳公而

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
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
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
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
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
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美在髫
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
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
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

正席不舛味及撰卽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菴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旣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技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

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同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歎語駭切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序而終焉

按篇中稱元兄者名鎮卽柳公父也方輿公者名僧習後魏方輿公吳興守者名惲劉宋吳興太守

衛太史者名莊皆柳氏先德也子厚以兄子誌其
父凡贊詞皆託之宗人又皆援引上世以爲比婉
而有休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
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
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於侍
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
配于裴氏裴氏生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
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
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儼用純懿
端亮聞于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以仁

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于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曰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溘焉其爲妻道也貞順心宜恒服于身體疑忌之慮不萌于心術忿憤之色不兆于容貌同焉而令于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

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跡滌濯羞簞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已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于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齒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于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陽望門而哭曰無以主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日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禘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媿亂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
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
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
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
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
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
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

鳴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
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
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
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
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
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
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
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誥
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

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
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
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
致用。京兆。杜陵人。

侍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塋于某貞元
十一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譖謾
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
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虜古之
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
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
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張九齡傳云。九齡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瀛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通鑑繫此事于開元二十五年。此文云在天寶年。死于墀下。疑誤。語援讖書。謂兩角犢子云云也。

其後朱溫應之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
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
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
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
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
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
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音孤歺蓋嘗聞于古
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

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

于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遺光超都諫列

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
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
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戍、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
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
糾、佞、肅、邪、誦、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踈、若、昵
惕、邇、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
賦、無、吏、迫、畏、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
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旣、字、其、膏、亦、藝、其、麻

馨、鼓、斯、屏、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
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比、溢
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息
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爲、齊、人
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弱
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
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
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簣、僮、無、鹵、服
塋、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

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
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郿符
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
累行陳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東坡嘗議柳子厚爲此誄言溫卒道衡二州人哭
之爲誕妄又言溫弟恭爲裴延齡壻豈有正人肯
爲延齡壻者按溫在二州有善政正史載之讀其
祭溺死賊死百姓二文雖曰古之遺愛可也婚姻
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以延齡遷怒其壻猶不可
况遷怒其壻之兄哉坡公此論作惡太甚矣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歷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
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
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
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

折唐書
用此改
爲吾戴
頭來矣

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侍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

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矧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音速食請假設草具既

世、方、濟、紀、卷、之、三、
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
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
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
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謀、曰、我、
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餓、死、無、以、償、卽、
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謀、謀、盛、怒、召、農、
者、曰、吾、畏、畏、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
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

水、洗、去、血、裂、裳、衣、去聲、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
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
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
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
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
隸、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
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

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
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
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
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
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柳宗元
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
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

宗、元、嘗、出、入、岐、周、頌、漿、音部、間、過、真、定、比、上、馬、嶺、歷、
亭、郭、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
姍、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
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
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
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呂衡州溫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
 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
 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
 滅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
 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
 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
 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

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
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
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
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勿雖好學晚未聞
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雅雜顯陳直
正而爲道不謬見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
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一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
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
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行皆老則化光之

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
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
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
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
所立今復徃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灰矣臨江
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
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
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
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

平。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
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
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
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
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咸聽之。
子厚同貶諸人。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异、
韋執誼八人。呂溫雖不同時貶。亦同事人也。今見
于柳集者。劉凌、呂三人。就中稱許哀悼尤惓惓不
已者。化光爲甚。异最先用。最貴而子厚無二字及之。

又祭崔簡神樞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樞。嘻乎崔公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
坳而頽。或礪而萃。陰流泄漏。濺沒淪溢。碩鼠大蟻。傍
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
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睽睽書
切欺苟。胙賤暗胷。古忽輕囂。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
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
舟。舉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奔奔。其歸宜樂。
且欣。君歿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酌觴

于座與涕俱流

從楚詞招魂篇來讀之涕滂滂欲下

續編柳柳州集錄卷之三

畢

